詩集傳附錄纂疏

詩卷第十八

朱子集傳

新安後學 胡一桂 附錄纂疏

蕩之什三之三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必亦反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匹亦反天生烝民其命匪諶市林反叶市隆反或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叶諸深反諶如字○賦也蕩蕩廣大貌辟君也疾威猶暴虐也多辟多邪辟也烝衆諶信也○言此蕩蕩之上帝乃下民之君也今此暴虐之上帝其命乃多邪辟者何哉蓋天生衆民其命有不可信者蓋其降命之初無有不善而人少能以善道自終是以致此大亂使天命亦罔克終如疾威而多辟也蓋始爲怨天之辭而卒自解之如此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此之謂也

附錄 時舉說蕩之首章前四句有怨天之辭後四句乃解前四句謂天之降命本無不善惟人不以善道自然故天命亦不克終如疾威而多邪辟也此章意既如此故自次章以下托文王言紂

之辭，而皆就人君身上說，使知其非天之過。如汝興是力、汝德不明、與天不湎爾以酒、匪上帝不時之類，是皆發明首章之意。大略如此，未知是否？先生頷之。時舉

【纂疏】嚴氏曰：疾威者，厲王所為，而天實命之，是天為此疾威也。天實為之，則無所歸咎。然天亦豈欲令厲王為惡乎？天生眾民，其命有不可信者，其初皆善，而其終鮮善，是人自暴自棄，非天使之然。亦自不為善，豈天賦予以惡哉？

○文王曰咨，咨女音汝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掊蒲侯反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叶蒲北反天降慆他刀反德，女興是力。

賦也。此設為文王之言也。咨，嗟也。殷商，紂也。強禦，暴虐之臣也。掊克，聚斂之臣也。服，事也。慆，慢也。興，起也。力，如力行之力。○詩人知厲王之將亡，故為此詩，託於文王所以嗟歎殷紂者，皆言此暴虐聚斂之臣在位用事，乃天降慆慢之德而害民。然非其自為之也，乃汝興起此人而力為之耳。

【纂疏】曹氏曰：自契始封商，地在上洛。湯受命，遷殷，地在亳。今曰殷商，并舉之也。疊山謝氏曰：強，強梁；禦，禦人之於國門之外。今之諸侯取之於民，由禦也之禦。王氏曰：強禦掊克，是謂慆德。曹氏曰：治生乎君子，亂生乎小人。然而治世未嘗無小人，亂世亦未嘗無君子。厲王之世，天非獨生榮夷衛巫之徒也，凡伯、召穆、衛武皆在焉，奈王不用何。嚴氏曰：二章以下，設為文王嘆商之亂，蓋厲王之失而託之商也，所謂借秦為諭耳。○文

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直類反）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側慮反）侯祝（周救反）靡屆靡究賦也而亦汝也義善懟怨也流言浮浪不根之言也侯維也作讀為詛詛祝怨謗也○言汝當用善類而反任此暴虐多怨之人使用流言以應對則是為寇盜攘竊而反居內矣是以致怨謗之無極也○愚謂強禦多懟流言以對者正如論語所謂禦人以口給之意強禦與前章相應當指為所用之人就屬王言之者非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白交反）烋（火交反）于中國（叶于遍反）歛怨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背（布內反）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蒲回反）無卿賦也炰烋氣健貌歛怨以為德多為可怨之事而反自以為德也背後側傍陪貳也言前後左右公卿之臣皆不稱其官如無人也（蔡）

（疏）豐城謝氏曰炰烋以傲狠作氣勢以暴虐作威聲如虎狼炰烋之狀毛氏曰無背無側後無臣側無人也鄭氏曰陪貳謂副貳王者則三公也毛氏曰卿士也李氏曰亂世之君是非顛倒邪正錯亂無人以輔弼之故也故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面善反）爾以

酒不義從式叶式吏反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叶呼洧反式號式

呼火故反俾晝作夜叶羊茹反湎也飲酒變色也式用也言天不使女沈湎於酒而惟不義是從是

用也止容止也【纂疏】嚴氏曰非天使之是汝自為惡也尔之容止自取愆過又無明無晦叫號讙呼以晝

作夜荒亂甚矣○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叶徒郎反如沸如

羹叶盧當反小大近喪息浪反叶平聲人尚乎由行叶戶郎反內奰皮器

反于中國覃及鬼方【賦】也蜩螗皆蟬也如蟬鳴如沸羹皆亂意也小者大者幾於喪亡矣尚且

由此而行不知變也奰怒覃延也鬼方遠夷之國也言自近及遠無不怨怒也○愚謂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正如孟子所

謂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矣鬼方夏曰獯鬻商曰鬼方周曰獫狁漢曰匈奴魏曰突厥見曹尚絅紀其实一國而異

其名也○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叶上止反殷不

用舊叶巨又反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湯經反大

命以傾【賦】也老成人舊臣也典刑舊法也○言非上帝為此不善之時但以殷不用舊致此禍尔虽無老成人與

國先王舊政然典刑尚存可以循守乃無
聽用之者是以大命傾覆而不可救也【疏】嚴氏曰不時猶言匪運豈止
謝氏曰老成人先王之故老元臣典先王之訓典刑先王之法
度三代而上國有大政有大議有大疑皆咨於老成人之言曰
圖任舊人共政殷先王所以立國也曰人惟求舊曰無侮老成
人盤庚所以興也曰汝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周公所以勸康
叔也遺老棄捨人罔敢知吉紂所以亡也尤付閒有耆舊陵
在厥服平王所以東遷也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幽王所以亡也

〇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紀竭去例二反枝葉未有害許曷反想匕反本實先撥蒲末反叶方吠筆烈二反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叶始制私列二反〇興也顛沛仆拔也揭本根蹶起之貌撥猶絕也鑒視也夏后桀也〇

言大木揭然將蹶枝葉未有折傷而其根本之實已先絕然後
此木乃蹶然而顛拔爾【嚴】氏曰商周之衰典刑未廢諸侯未畔
四夷未起而其君先為不義以自絕於天莫可救止正猶此
木殷鑒在夏蓋為文王歎紂之辭然周鑒之在殷亦可知矣【疏】
【疏】嚴氏曰王者天下之本也天下未有禍敗而
王身無道本先撥矣枝葉蓋將從之也

蕩八章章八句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叶集二反哲人之愚亦惟斯戾

賦也抑抑密也隅廉角也鄭氏曰人密審於威儀者是其德必嚴正也故古之賢者道行心平可外占而知內如宮室之制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也哲知庶衆職主戾反也○衛武公作此詩使人日誦於其側以自警言抑抑威儀乃德之隅則有哲人之德者固必有哲人之威儀矣而今之所謂哲者未嘗有其威儀則是無哲而不愚矣夫衆人之愚蓋有稟賦之偏宜有是疾不足爲恠哲人而愚則反戾其常矣

〔纂疏〕嚴氏曰詩必自警之言脩身以固平天下之道与中庸大學相表裏首章第一義言威儀之當然威儀云者聲音笑貌云乎哉容貌顔色曾子所謂道動容周旋中禮孟子所謂盛德蓋有諸中形諸外也蘇氏曰人亦有言者時人之語也歐陽氏曰哲人不自脩飾則哲爲昏愚矣如書言惟聖罔念作狂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下孟反四國順之訏況于反謨定命遠猶辰告叶古得反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賦也競強也覺直大也訏大謨謀也大謀謂不爲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慮也定審定不改易也命號令也猶圖也遠謀謂不爲一時之計而爲長久之規也辰告謂以時播告

也則法也○言天地之性人為貴故能盡人道則四方皆以為訓有覺德行則四國皆順從之故以大其謀定其命遠圖時告敬其威儀然後可以為天下法也【□】疊山謝氏曰人君當以敬謹威儀為人容止以可觀聲氣以可樂進退以可度羣臣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以一身之法為天下之法也○其在于今叶音經興迷亂于政叶音征顛覆厥德荒湛都南反下同于酒叶子小反女音汝雖湛樂音洛從弗念厥紹市沼反罔敷求先王克共九勇反明刑叶胡光反○【□】也今武公自言已今日之所為也與尚也女武公使人誦詩而命己之辭也後凡言女言爾言小子者放此湛樂從言惟湛樂之從也紹謂所承之緒也敷求先王廣求先王所行之道也共執刑法也【附錄】抑詩東萊硬要做刺厲王緣以尒汝字得先生曰如幕中之辨人反以汝為叛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為傾等類亦是自謂古人此樣亦多言【□】

【□】劉氏曰迷昏也黃氏曰廢事謂之荒無厭謂之湛王氏曰惟弗念厥紹故罔敷求先王○肆皇天弗尚叶平聲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洒埽廷內維民之章脩爾車馬弓矢戎兵叶晡工反用戒戎作用逷

他歷反蠻方〔賦〕也弗尚厭棄之也淪陷胥相章表戒備戎兵作起逷遠也○言天所不尚則無乃淪陷相與而亡如泉流之易乎是以內自庭除之近外及蠻方之遠細而寢興洒埽之常大而車馬戎兵之變慮無不周備無不飭也上章所謂訏謨定命遠猶辰告者於此見矣〔纂疏〕李氏曰洒埽庭內只是小繫其朝廷耳黃氏曰武公之意非止於洒埽云日廷內云者微辭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豈非洒埽廷內之意乎知牆有茨之詩則知洒埽廷內之意李氏曰當時沈荒于俏偷目荒之樂而忘意外之變故又戒之以修武備也王氏曰用逷蠻夷而遠之也鄭氏曰蠻方九州之外不服者○質

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叶元具反慎爾出話敬爾威儀叶牛何反無不柔嘉叶居何反白圭之玷丁簟反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叶吾禾反〔賦〕也質成也定也侯度諸侯所守之法度也虞慮話言柔安嘉善玷缺也○言既治民守法防意外之患矣又當謹其言語蓋王之玷缺尚可磨鑢使平言語一失莫能救之其戒深切矣故南容一曰三復此章而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纂疏〕嚴氏曰民之質矣之質質爾猶云機以皇質使之淳也又曰毋導之以浮藥鄭氏曰話謂教令蘇氏曰怨不在大言話之不慎威儀之不敬禍之所從起也呂氏曰柔者巽順之辭也○無

易以豉反由言，無曰苟矣。此二句不用韻莫捫音門朕舌，言不可逝叶音折矣。無言不讎叶市又反，無德不報叶蒲救反。惠于朋友叶羽已反，庶民小子叶獎里反。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賦也。易，輕。捫持，逝去，讎答，承奉也。○言不可輕易其言，蓋無人為我捫持其舌者，故言語由己，易致差失，常當執持，不可放去也。且天下之理，無有言而不讎，無德而不報者。若爾能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則子孫繩繩，而萬民靡不承矣。皆謹言之效也。嚴氏曰：朕言者，自明之言，所謂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孔氏曰：朕，我也。因以前朕為通言，漢氏曰朕，兆朕亦取微細之義。鄭氏曰：惠，順也。孔氏曰：朋友，謂諸侯卿大夫等，下及庶民之子，是小子。嚴氏曰：酒誥文王誥教小子。小子，云民之子孫也。繩繩，猶繩繩，繼之際連不絕也。○視爾友君子，輯音集柔爾顏叶魚堅反，不遐有愆。相息亮反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叶剛鶴反思，不可度待洛反思，矧可射音亦，叶弋灼反思。○賦也。輯，和也。遐，何；愆，過也。尚，庶幾也。屋漏，室西北隅也。覯，見；格，來；度，測；矧，況也；射，斁通，厭也。○言視爾友於君子之時，和柔爾之顏色，

其戒懼之意常若自省曰豈不至於有過乎蓋常人之情其脩於顯者無不如此然視尔獨居於室之時亦當庶幾不愧于屋漏然後可尔無曰此非顯明之處而莫予見也當知鬼神之妙無物不體其至於是有不可得而測者不顯亦臨猶懼有失況可厭射而不敬乎此言不但脩之於外又當戒謹恐懼乎其所不睹不聞也○子思子曰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又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正心誠意之極功而武公及之則所聖賢之域矣[illegible][illegible]山謝氏曰中庸曰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又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又曰莊子曰為不善於顯明之中者人得而非之為不善於幽闇之中者鬼神得而責之君子無人非無鬼責此皆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之意○一說濮氏曰或謂屋有漏處而天見之蓋無愧乎屋漏與霤脊場亂正指中霤見天之處言之通典古者穴居故名室曰霤說文曰屋水流也以人家準之則堂有天井處也謂設備

○辟爾為德，俾臧俾嘉。叶居何反 淑慎爾止，不愆于儀。叶牛何反 不僭不賊，鮮息淺反不為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戶公反小子。叶獎里反

○賦也辟君也指武公也止容止也僭差賊害則法也無角曰童虹潰亂也○既戒以脩德之事而又言為德而人法之猶投

桃報李之必然也彼謂不必脩德而可以服人者見牛羊之童者而求其角也亦徒潰亂汝而已豈可得哉李氏曰抑詩豈爲美濮氏曰童而角見實之初進觀則如絲倫人呼之曰小子時爲謙抑之辭觀周公所老而君奭篇中自稱予小子曰也曹氏曰虹蝃蝀也坡氏曰虹潤物之氣也加蝃蝀不正之氣暫見于天須臾散滅黃氏曰戒公擬言君臣相應之機以御物理之易見者言之

○荏（而甚反）染（而琰反）柔木言緡之絲（叶新栗反）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叶與言）其維愚人覆謂我僭（叶七尋反）民各有心（興也荏染柔貌柔木柔忍之木也緡綸也被之綸以爲弓也話言古之善言也覆猶反也僭不信也民各有心言人人不同愚智相越之遠也張氏曰柔和之木乃弓之材溫恭之人乃德之質）

○於（音烏）乎（音呼）小子（叶獎禮反）未知臧否（音鄙）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叶上止反）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上同）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音慕）成（賦也非徒手攜之也而又示之以事非徒面命之也而又提其耳所以喻之者詳且切矣假令言汝未有知識則汝既長大而

抱子宜有知矣人若不自盈滿能受教戒則豈有既早知而反晚成者乎【附錄】嚴氏曰曲禮云長者與之提携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劍辟咡詔之注云頭頭與語又云口耳之間曰咡是携手提耳皆長者教誨小子之宗○辟咡音辭一○李氏曰言民告蓋論凡民皆如此

○昊天孔昭叶音灼我生靡樂音洛視爾夢夢莫公反我心慘慘當作懆懆七到反叶七各反誨爾諄諄之純反聽我藐藐美角反匪用為教叶入聲覆用為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叶音莫○賦也夢夢不明亂意也慘慘憂貌諄諄詳熟也藐藐忽略貌耄老也八十九十曰耄左史所謂年九十有五時也【附錄】孔氏曰以其明察知之情故以我生訂之于氏曰匪以我謂諄諄為教之也覆以我為虐之也

○於乎小子見上章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叶虎委反天方艱難曰喪息浪反厥國叶于逼反取譬不遠昊天不忒他得反回遹于橘反其德俾民大棘○賦也舊舊章也或曰也止語詞庶幸悔恨忒差遹僻棘急也○言天運方此艱難將喪厥國矣我之取譬夫豈遠哉觀天道禍福之不差忒則知之矣今汝乃回遹其

慮而使民至於困急則我殃亂也必矣纂疏王氏曰於是不復冀其悔悟也庶幾大惕悔悟也蘇氏曰天方艱難曰吾將恐其國譬如寡婦恤其類不恨天豈復有差忒不然者哉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楚語左史倚相

曰昔衛武公年數九十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夕以交戒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褻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導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作懿戒以自儆及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韋昭曰懿讀為抑即此篇也董氏曰侯包言武公行年九十有五猶使人日誦是詩而不離於其側然則序說為刺厲王者誤矣附錄小序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不應一詩既刺人又自警之理且厲王無道一旦被人言提其耳以小子呼之必不索休且厲王監謗暴虐無所不至此詩無限大過都不問着却只點檢威儀之末此決不然以史記考之乃武公即位在厲王死之後宣王之時說者謂是追刺尤不是伯恭主張小序又云史記不可信恐是武公必當事厲王若以為武公自警之詩則其意味甚長

國語云武公九十餘歲作此詩其間匪我言耄可以
為據又如謹尒侯度乃家二公所以制侯國之度只是
侯國之度耳曰侯服國則是諸侯自謂無疑蓋武公
作此詩使人日夕諷誦以警己耳所以有小子告爾
之類皆是戒成作文之辭自
指尒從漢侯苞亦有此說
纂疏
濮氏曰武公以
位於宣王三十
六年不與厲王同時若謂追刺則聽用我謀庶無大
悔等語又非所宜於既往之人亨謂刺厲王者非矣
謂之自警則有國語可憑先儒◯愚按抑詩國語之
謂公法其文取其得而從可也◯說既明賓之初筵
韓詩作武公飲酒悔過皆為有據矣但不知二雅王
者事也何武公二詩獨得入二雅乎敢識疑於此

菀音鬱彼桑柔與劉叶篇內多放此其下侯旬捋力活反采其劉瘼
音莫此下民不殄心憂倉初亮反兄與況同填舊說古塵字兮倬
彼昊天叶鐵因反寧不我矜比也菀茂旬徧劉殘殄絕也倉兄與愴怳同悲閔之意也填未詳舊
說與塵同蓋言久也或疑與瘼字同為病之義但召旻篇內
仁字協出又恐未然今姑闕之呂明[illegible]◯舊說此為芮伯刺厲
王而作春秋傳亦曰芮良夫之詩也則其說是也以桑為比者桑
之為物其葉最盛然及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

以比周之盛時如桑之茂其陰無所不徧至於厲王肆行暴虐以敗其成業王室忽焉凋弊如桑之既采民失其䕃而受其病故君子憂之不絕於心悲閔之甚而至於病遂號天而訴之也王氏曰劉殺也嚴氏曰書盤庚重我民無盡劉左傳虔劉我邊陲疊山謝氏曰捋采用手捋之采取其華也其劉用斧斤以伐遂揚則并枝條盡去之矣○愚謂填滿也瘨病也倉兄填兮言悲閔積滿於中之意

○四牡騤騤旟旐有翩叶批賓反亂生不夷靡國不泯叶彌鄰反民靡有黎具禍以燼叶咨辛反於音烏乎音呼有哀叶音依國步斯頻○賦也夷平泯滅黎黑也謂黑首也具俱也燼灰燼也步猶運也頻急蹙也○厲王之亂天下征役不息故其民見其車馬旌旟而厭苦之自此至第四章皆征役者之怨辭也疊山謝氏曰四牡一車四牡馬也錢氏曰烏隼曰旟龜蛇曰旐翩飛揚也鄭氏曰亂日生不平無國不見殘滅也民俱遇禍皆為灰燼疊山曰人憂愁則髮早白厲王之民憂愁無聊人人白髮無復有黑頭者矣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叶子兩反靡所止疑魚乞反叶如字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叶其兩反誰生厲階叶居奚反至今為梗古杏反叶古黨反○賦也蔑滅資咨將養

也疑讀如儀禮疑立之疑定也徂亦往也競爭厲怨梗病也○言國將危亡天不我將無所定徂無所往然非君子之有爭心也誰實為此禍階使至今為病乎

[集說] 李氏曰資積也蔑小義曰禍階根原其所從來也遠矣 氏曰梗水上浮木壅水者斷梗也李氏曰靡所止疑云徂何往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民嚴氏曰君子指厲王競強也○愚謂將方來之義此天不我將若曰國步蔑資已甚於是更無方來之運矣春秋無將之義同

○憂心慇慇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都但反怒叶暖五反自西徂東叶丁音靡所定處多我覯痻武巾反孔棘我圉賦也土宇鄉居辰時僤厚覯見痻病棘急圉邊也或曰禦也言多矣我之見病也急矣我居之在邊也

[集說] 歐陽氏曰靡所定處不知逃竄之所嚴氏曰自恨生於亂世也鎬京在西而中原在東自西至東無有寧居者言京師及中原皆亂又曰內外皆不得其安也豐山謝氏曰多我覯痻孔棘我圉此兩句皆倒文法

○為謀為毖叶音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叶奴孝反

○賦也毖慎況滋也序爵別賢否之道也執熱手持熱物也○蘇氏曰王豈不謀且慎哉然而不得其道適所以長亂而自

削耳故告之以其所當憂而誨之以序爵且曰誰能執熱而不濯者賢者之能已亂猶濯之能解熱耳不然則其何能善哉相與入於陷溺而已[illegible]曹氏曰列之以公侯伯子男以之孤卿大夫士皆時也李氏曰爵自有序上賢則加以上爵中賢則次之下賢則又次之若小加大浙破義遂間說新間舊則失其序矣○如彼遡風叶孚愔反亦孔之僾音愛民有肅心荓普經反云不逮好呼報反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賦也遡鄉僾唈肅進荓使也○蘇氏曰君子視厲王之亂悶然如遡風之人唈然而不能息雖有欲進之心皆使之曰世亂矣非吾所能及也於是退而稼穡盡其筋力與民同事以代祿而已當是時也仕進之憂甚於稼穡之勞故曰稼穡維寶代食維好言雖勞而無患也○天降喪息浪反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痒音羊哀恫音通中國日贅之芮反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賦也恫痛贅屬也勢危也言危也春秋傳曰君若綴旒然贅則贅同卒盡荒虛旅與膂同穹蒼天也穹言其形蒼言其色○言天降喪亂固已滅我所立之王矣又降此蟊賊則我之稼穡又病而不得以代食矣哀此中國皆危盡荒以至困之極無力以念天禍也此詩之作不知的

存可用其言哉我立王[illegible]曹氏曰災沴爲長兵寇爲亂鄭氏
則娛毋共和之俗也[illegible]曰蟲食苗根曰蟊食節曰賊耕種
曰稼收斂曰穡耕稼也嚴氏曰中国之人皆資屬而治於寧荒
匪而空矣嚴氏曰其言哉我立王則如朱子所云在井和之山
又言嗟爾朕方以追悼厲王之禍以○尚謂王者以民爲天民
戒同列若謂在當塒以刺厲王非也○以食爲天病其稼穡者
所以病其民病其民者所以病其君也兮曰天降喪亂滅我
立王而曰降此蟊賊稼穡卒痒稼穡事之有濮於国也如此○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叶側姜反）秉心宣猶考慎其相（息亮反叶平聲）

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臧也惠順也順於義理也宣徧猶謀相輔狂惑也）○言彼順理之君所以爲民所尊
仰者以其所秉持其心周徧謀度考擇其輔相必衆以爲賢而
後用之彼不順理之君則自以爲善而不考衆謀自[illegible]呂氏
有私見而不通謀決所以使民昏惑至於狂亂也[illegible]曰啓
發出於天下之所同然者易見不順之君其肺腸不與人同不
可曉解此民所以惑亂也又曰此章言治亂之分盡其君嚮背
用舍所由異路
思古而傷今也○

瞻彼中林甡甡（所巾反）其鹿朋友已譖（子念反叶子林反）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興也甡甡衆多並行之貌）

譖不信也胥相穀善谷窮也言朋友相譖不能相善曾作之不如也○言上無明君下有巽從昇以進退皆窮也曹氏曰作性善胖得食則相呼以共之處患則環居以禦之鰥氏曰朋友相諧不能相善皆作之不如也以進退無不窮焉治呂氏曰此章言君惛於上故譖毀之俗成於下自傷亂世之難也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賦也叶巨已反○聖人炳於幾先所視而言者無遠而不察愚人不知禍之將至而反狂以喜今用事者蓋如此我非不能言也如此畏忌何哉言王暴虐人不敢諫也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叶徒沃反維彼忍心是顧是復叶方六反民之貪亂寧為荼毒賦也迪進也忍殘忍也顧念復重也荼苦菜也味苦氣辛能殺物故謂之荼毒也○言不求善人進而用之其所顧念重復而不已者乃忍心不仁之人民不堪命所以肆行貪亂而安為荼毒也鄭氏曰貪猶欲也天下之人皆王之政欲其亂亡故安爲荼毒之行

○大風有隧音遂有空大谷古口反叶居六反○興也維此良人作為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隧道式用穀善也征以中垢未詳其義或曰征行也中隱暗之垢污穢也○大風之

行有隧蓋多出於空谷之中以興下文君子小人所行亦各有道耳

【疏】鄭氏曰作起用也蘇氏曰言善人之作也以刑其善小人之行也以播其穢中指致其中之所有於外也東萊呂氏曰此章言治亂有所自來治由君子而亂由小人也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

叶蒲寐反○隧道也類猶言儕也王使貪人為政我以其或能聽我之言而對之然亦知其不能聽也故誦言而中心如醉由王不用善人而反使我至此悖眊也厲王說榮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備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此詩所謂貪人則榮公也此詩芮伯之憂非一日矣

【疏】蘇氏曰風之起有道類之敗有自貪人在上則類所由敗也○一說疊山謝氏曰聞道聽之言則欣然而答聞先王之言則昏然如醉係用蘇氏說匪用其良不用善人也覆俾我悖反使善人改節降志而為貪人之事是欲使人人悖謬天下無一善人矣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

叶胡郭反

既之陰於鴆反女音汝反予來赫

叶黑各反○興也如彼飛蟲時亦弋獲也言己之所言或亦有中猶曰千慮而一得也之往陰覆也赫威怒之貌我以言告汝見其陰覆於汝反來加赫然之怒於

了也張氏曰既往密告於蘇氏曰朋友其僚友也孔氏曰女反謂我來恐動也亦通宋為之名曹氏曰陰蓋覆不暴揚之赫以言拒人也鄭氏曰赫本作嚇莊子以梁國嚇我是也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叶必墨反

為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遹，職競用力。閩也職專也

也涼義未詳傳曰涼薄也鄭讀作諒信也以歸鄭說為得之詩皆工為反覆也克勝也回遹邪僻也○言民之所以貪亂而不知所止者專由此人名為直諒而實善背又為民所不利之事如恐不勝而力為之也又言民之所以邪僻者亦由此輩專競用力而然也反覆其也言所以辟亂之也

○民之未戾，職盜為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詈。力智反

雖曰匪予，既作爾歌。叶韻未詳○賦也戾定也民之所以未定者由有盜巧為之寇也蓋其為信也亦以小人為不可謂矣及其反背也則反以小人為懟言以譖君子是其色厲內荏真可謂前其之盜矣然其人又自文飾以為此非我言也則我已作爾歌矣言得其情則亦無所施其巧辭不可掩覆也論一二導說繆

孔氏曰涼薄也左傳號多涼德之涼蘇氏曰諒強也謂強梁也涼言刻薄說言強梁益言貪黷三者皆小人當時必有所指其說三人致亂故能以職言之民之亂無窮極者主由此刻薄之人詩為其背之事也彼為民所不利之事如恐不勝也民之所以

邪僻者主由此強禦之人用力為害也民之所以未定者主由此盜臣為寇攘之行也群小不和自相訾毀其京若見盜者貪賢尸其亦言其不可而覆背以詈之矣謂其篤亦自知其非也京背益而詈之故上章言職涼善背也善詈于於篤吻涼若雖歸咎於寇欲自文飾言此亂非我所致言我即作爾歌不可隱諱矣成前章于豈不知而作之意呂氏曰此詩本厲王之亂在因用小人故於職任○愚謂如嚴氏說則分別職涼職競職盜二之際縱或隱焉等之臣明白但訓雖曰既子斷作歌亦歸之涼者之所依而且謂成上章于豈不知而作之意切忍其未然盡所謂于豈不知而作與既作爾歌皆詩人自言其作歌之意也此詩豈涼者之所作乎切謂此二章言民之罔極皆由職涼之臣為之害民之回遹皆由職競之臣為之害民之未戾皆由職盜之臣為之害而涼者又以盜為不可而還背以善詈之矣然同惡之中又自相攻擊也凡所以為民害者大約是不三等之臣為之也今爾三臣者雖自曰匪予則我盡已知之而既作爾歌以述其事矣言得其情而不可掩覆此章末二句盡是總結此二章所論三等之臣而且知所謂歌者乃詩人之作非涼者之所作矣匪予二字是不認過之辭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十六句

王晦叔曰風雅未有如此詩十六章若其言反覆不已而此後亦有倫次大意在於刺王

用小人一章言其無以庇民二章言其征伐不息三四章皆言其亂離五章皆以救亂六章言仕於朝則有禍七章言退處田野亦不能安存八章刺其獨用小人九章刺在位之不善十十一章以聖愚善惡相將言之所以刺愚人不能虛忍人不可信用也十二章言民之不善十三章言王之不善皆由在位之不賢也十四章至十六章則皆陳諷其餘及之辭也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叶鐵因反王曰於音烏乎音呼何辜今之人天降喪息浪反亂饑饉薦在甸反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叶桑經反圭璧既卒寧莫我聽叶吐丁反○賦也雲漢天河也昭光也回轉也言其光隨天而轉也薦荐通重也臻至也靡神不舉所謂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也圭璧禮神之玉也卒盡也寧猶何也○舊說以爲宣王承厲王之烈内有撥亂之志遇災而懼側身脩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此詩以美之言雲漢者夜晴則天河明故述王仰訴於天之詞如此也孔氏曰倬明大貌曹氏曰雲合散不常漢常隨天轉漢在天似雲非雲故曰雲漢也曹氏漢者金之散氣其本曰水張衡曰水精爲漢天將雨則其光外見於漢故閔雨則望雲漢而占之也夫

漢起于東方經尾箕之閒是為漢津委蛇向西南行至七星南
而没此其回旋之與也豈王以內於雲漢之閒而見其倬然昭
曰于天則其非所以候可知矣晉山謝氏曰柔以柔民以稼穡孝以
為天降喪亂雲漢以饑饉薦臻為天降喪亂王以民為天民以
食為天民無食皆可言天降喪亂也古人之重民食如此孔氏
曰天子用特牲諸侯或用太牢少牢曹氏曰元謂天災有幣無
牲此諸侯之礼耳若祭法所謂禜祀於坎壇雩禜祭水旱皆用
少牢則天子有牲矣孔氏引大宗伯以蒼璧礼天黄琮礼地青
圭礼東方赤璋礼南方白琥礼西方玄璜礼北方典瑞云四圭
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祼圭有瓚以祀先王圭璧以祀
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皆
祭神所用言圭璧為盡用

○旱既大音泰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
上帝不臨叶力中反耗斁丁故反下土寧丁我躬賦也蘊蓄隆盛也蟲蟲熱
氣也殄絕也郊祀天地也宮宗廟也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礼瘞
其物宗尊也克勝也言后稷欲救此旱災而不能勝也陽厚也
稷以親言帝以尊言也斁敗丁當也何以甚我之身而有
是災也或曰與其耗斁下土寧使災害當我身也亦通
曹氏曰蘊者陽氣之鬱積也隆者陽氣之驕亢也蟲蟲者鬱積
驕亢之氣熏炙而病人者也濮氏曰蟲與爞同旱熱熏人祭畢

凡幣帛祝冊之屬爲埳而瘞之孔氏曰奠謂置之於地瘞謂埋之於地王氏曰自郊徂宮上下奠瘞則天神地示人鬼內外上下無不遍祀矣曹氏曰宮之神莫貴於后稷固宜臨我而其力不足以勝旱災郊之神莫貴於上帝其力亦能勝旱災而不肯臨我劉氏曰前曰靡神不舉則盡而祭之後曰靡神不宗則尊而事之

○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吐雷反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叶夷回反下同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在雷反賦也摧去也兢兢恐也業業危也如霆如雷言畏之甚也孑無右臂貌遺餘也言大亂之後周之餘民無復有半身之遺者而上天又降旱災使我亦不見遺也摧滅也嚴氏曰不可推如孟子言王無罪歲宋景公不欲移言先祖之祀將自此而滅也災於股肱之意孔氏曰孑然孤獨之貌李氏曰民無孑遺則上天不我遺乎盖無民則無君曹氏曰宣王自謂不足以當天意而庶幾以先祖之靈庶尚存其宗社之

○旱既大甚則不可沮在呂反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叶果五反羣公先正則不我助叶牀所反父母先祖胡寧忍予叶演女反○賦也沮止也赫赫旱氣也炎

精氣也無所無所容也大命近止近將至也瞻仰顧望也羣公先正月令所謂雩祀百辟卿士之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者也羣公先正但言其不見助至父母先祖則以恩望之矣所謂垂涕泣而道之也【纂疏】孔氏曰止長也先世為官之長月令注云百辟卿士古之上公以下句龍后稷之類也

○旱既大甚滌滌徒歷反山川叶相倫反旱魃蒲末反為虐如惔音談如焚叶符勻反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叶微勻反昊天上帝寧俾我遯叶徒勻反○賦也滌滌言山無木川無水如滌而除之也魃旱神也惔燎之也焚燒也熏灼也遯逃也言民民不肯使我得逃遯而去也【纂疏】李氏曰言王所以祈禱者至矣而莫之答故曰苟吾之不善不當天心蘇氏曰前所謂寧丁我躬今曰寧俾我遯不敢有其身又不敢辟其咎以見畏天之至也

○旱既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瘨都田反我以旱憯七感反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音暮昊天上帝則不我虞叶元具反敬恭明神宜無悔怒賦也黽勉畏去出無所之也瘨病憯曾也祈年孟春祈穀于上帝孟冬祈來年于天宗是也方祭四方也社祭土神

也虞度恤恨也言天曾不虞度我之心【纂疏】曹氏曰月令祈穀注
如我之敬事明神宜可以無恨怒也云謂以正月上辛郊祭天
也天宗注云天宗謂日月星辰也周官黨正氏以國祈于田
祖籥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注云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也后
稷配食焉大臘以息老物之流冬以祈來歲之豐稔其祀至于上帝
日月星辰神農后稷無不徧及可謂周矣載芟春籍田而祈社
稷郊禮天子祭則方歲觸則方與社別不莫矣豐年秋冬報以謝八日去
之聖王無一日不爲民稟穀事然禱祈來年于天宗亦以祈新先
祈穀于上帝春祈社稷以祈百穀之堅實秋報社
稷又顯蒯歲之豐登所謂祈年孔夙方社不莫也○旱既大
甚散無友紀鞫居六反哉庶正疚哉冢宰叶獎里反趣七口反
馬師氏膳夫左右叶羽己反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音仰
昊天云如何里里憂也友紀猶言綱紀也或曰友疑作有鞫窮也庶正衆官之長也疚病也冢宰又衆長之
長也趣馬掌馬之官師氏掌以兵守王門者膳夫掌食之官也
歲凶年穀不登則趣馬不秣師氏弛其兵馳道不除祭事不縣
膳夫徹膳左右布而不脩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周救也無
不能止言諸臣無有一人不周救百姓者無有自言不能而遂
止不爲也里憂也與漢書【纂疏】曹氏曰人宰以九兩繫邦國之
無俚之俚同聊賴之意也民八曰友以任得民注云友謂同

井相合耦耕作者孟子曰鄉田同井出入相友今歲凶不收兄弟妻子且將離散尚何朋友之綢繆哉民散則瓦解之勢成矣○一說里居也宣王遭旱始欲以身當之而不得中欲以身進之而不能故其終仰而訴之於天曰將以我如何其居哉蘇氏曰田里也旱則田里無聊也蘇氏

○瞻卬昊天有嘒呼惠反其星大夫君子昭假音格無贏音盈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為于偽反我以戾庶正叶諸盈反瞻卬昊天曷惠其寧

賦也嘒明貌昭明假至也○久旱而仰天以望雨則有嘒然之明星未有雨徵也然羣臣竭其精誠而助王以昭假于天者已無餘矣雖今死亡將近然不可以棄其前功當益求所以昭假者而修之固非求為我之一身而已乃所以安眾正也於是語終又仰天而訴之曰果何時而惠我以安寧乎張子曰不敢斥言雨者畏懼之甚且不敢必云爾彼雲漢則夜也今曰有嘒其星則鄰晨也以見宣王憂災之通夕不寐

纂疏 呂氏曰贏餘也所以事神者無餘矣王氏曰祐曰倬

雲漢八章章十句

崧息中反高維嶽駿音峻極于天叶鐵因反維嶽降神生甫及

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叶胡干反）四國于蕃（叶分邅反）四方于宣（國也山大而高曰崧嶽山之尊者東岱南霍西華北恒是也駿大也甫甫侯也即穆王時作呂刑者或曰山是宣王時人而作呂刑首之子孫也申申伯也皆姜姓之國也翰幹也蕃蔽也）○宣王之舅申伯出封于謝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言嶽山高大而降其神靈和氣以生甫侯申伯實能為周之扞保屏蔽而宣其德澤於天下也蓋申伯之先神農之後為唐虞四嶽總領方嶽諸侯而奉嶽神之祭能脩其職嶽神享之故此詩推本申伯之所以生以為嶽降神而為之也黄氏曰維嶽降神乃詩人形容之詞以見上天因周之意不必說其有無也○一說釋生甫范氏曰申甫指仲山甫申伯也說者說四嶽之說以為神祐其子孫在周則齊許申甫遂以甫為穆王之甫侯申為宣王之申伯夫遠取穆王之臣以配申伯已不可信而謂神尊祐掌祀者之子孫抑又近說其先益自以嶽為四嶽曰且方美申伯而並言四嶽誠為迂隨周禮職方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吳嶽也鎮京在雍州之境吉甫占風土而為詩謂高且大西周之嶽山以能降神而生賢詩人吟詠或兼言姓名子車奄息是也或止言字仲氏任只是也或言國而不言名維暴之云是也或言名而不及姓虎拜稽首是也於申伯言國山甫言子皆有義例安用遠取甫侯哉一詩作於一時崧高以申甫為嶽之降神烝民以山甫為天所生其義既同而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其

事亦同彼崧四嶽之齊許申甫何與宣王之中興哉又曰二人一在外以為方伯一在內以為輔相同功一體之人非仲山甫在內申伯亦不能成功也嚴氏亦曰鄭氏注禮記以甫為山甫而後詩乃以甫為甫侯自為異義且申伯光輔中興所隨取周道始衰之甫侯以匹之非所以褒揚申伯也

○亹亹申伯，王纘祖管反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叶失吏反王命召伯，叶逋莫反定申伯之宅。叶達各反登是南邦，叶卜工反世執其功。

賦也亹亹強勉之貌纘繼也使之繼其先世之事也邑國都之處也謝在今鄧州南陽縣周之南土也式使諸侯以為法也召伯召穆公虎也登成也世執其功言使申伯後世常守其功也或曰大封之禮召公之世職也嚴氏曰汝音述封謝也孔氏曰杜預云申在南陽宛縣曹氏曰後漢地理志南陽宛縣有申伯國隸南陽郡東北百里有謝城其地蓋相近申伯先封于申厲王之亂國或并周宣王使紹封于謝也李氏曰史記申侯爵以其為方伯故謂申伯鄭氏曰南國是式南方之國皆其統理孔氏曰王肅云召公司空主繕治營築城郭召伯所主其事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叶卜工反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叶地因反王命傅御，遷其私

人【國】也庸城也言因謝邑之人而為國也鄭氏曰庸功也召公曰以起其功也徹定其經界正其賦則稅也傳御治事之官也申伯家臣之長也私人家人也使就所止漢明帝送侯印此東平【纂疏】嚴氏曰王肆諸侯以行賞則以田之法如此蓋古制如此營謝之事於鄭氏謝則由之以此嚴氏曰厲王後徹法斷之故使召伯正之申伯謝朝謝氏曰由此以來功臣賜田也者多矣未聞天子命元勲重德重其事者定申伯治謝甫伯土田皆曰王命召伯召伯亦不以元勲重德自高受王命不使申伯必有辨常之功為天下所敬仰者皆于經史皆不載也又曰迁其私人特細故乃亦以王命遣之則治事之所任之漢以後得功臣無此恩矣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尺叔反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名可反四牡蹻蹻渠畧反鉤膺濯濯【國】也俶始作也藐藐深貌蹻蹻壯貌濯濯光明貌【附錄】尚書嚴氏曰一說詩皆是遣大臣出為諸侯築城曰此也不時得封諸侯因是人事各於其討當初【纂疏】嚴氏曰四章述召伯帶頒詩多隶從人馬才也自防擬伯既營謝及王錫申伯也曹氏曰申伯之功所以建國召伯營之得其時制故并美之毛氏曰鉤膺樊纓曹氏曰鉤者馬婁頷之鉤纓者其當胸纓之飾削革為之飾以采蜀所謂其數也孔氏曰故巾車金路鉤樊纓九就同姓以封申伯異姓而得此賜者以其命為侯伯

故得申伯如上公曹氏曰以親同姓之禮賜之異也○王遣申伯路車乘馬繩證反馬叶滿補反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叶音補往近王舅近鄭音記按說文从丌从斤讀南土是保叶音補○賦也介圭諸侯之封圭也近辭也

【大全】嚴氏曰五章言遣之也孔氏曰路車大路之車毛氏曰乘馬四馬孔氏曰毛以爲桓圭九寸鄭以爲長尺二寸謂之介又曰非諸侯之圭故以爲寶諸侯之瑞圭自九寸而下生氏曰介圭非諸侯所宜有也寶玉非所以分異姓也錫介圭以作爾寶則加錫焉非常禮也曹氏曰王所以加賜之者亦以元舅故寵之如同姓也呂氏曰介圭在周官雖天子所服韓奕云以其介圭入覲于王則當是諸侯之瑞圭蓋介之爲言大也詩人特美大其圭而稱之非周官之介圭也毛氏曰申伯宣王之舅孔氏曰下云王之元舅知姜氏生宣王

○申伯信邁王餞賤淺反于郿芒悲反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直里反其粻音張式遄市專反其行叶戶郎反○賦也郿在今鳳翔府郿縣在鎬京之西岐周之東而申在鎬京之東南時王在岐周故餞于郿也言信邁誠歸以見王之數留疑於行之不果故也峙積粻糧遄速也召伯

之粢渺也則已斂其稅賦積其餱糧使廬市有止宿之委積故能使申伯無留行也【附錄】嚴氏曰大意述申伯往謝也郿即董卓所築郿塢曹氏曰孫毓曰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以錫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按漢地理志郿右扶風之縣也近岐周先王之廟在岐申伯之受封則冊命於先王之廟故王在岐而餞設于郿也江漢言召虎之封亦曰于周受命於此可見矣呂氏曰是詩載封申伯始遷其私人以峙其粻莫不出盡宣王之待元舅其恩意周浹纖悉微密盡如此也

○申伯番番音波叶分邅反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吐丹反周邦咸喜戎有良翰叶胡千反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叶虛言反

○賦也番番武勇貌嘽嘽衆盛也戎女也申伯既入于謝周人皆以爲喜而相謂曰汝今有良翰矣元舅舅憲法也言文武之士皆以申伯爲法也或曰申伯能以文王武王爲法也【附錄】嚴氏曰此章述申伯至謝此方送行而豫道其事也毛氏同[illegible]李氏曰申伯爲四國之蕃故其所至之國莫不喜其有良翰也蘇氏曰文武是憲言其文武皆足法也愚按文武是憲并此說有二義姑備之○愚謂不稱申伯亦只言其不自誇耀得爵嗚之意所以能爲王之元舅而能以文武爲法也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汝又反此萬邦聞音問于

四國（叶于逼反）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國也揉治也吉甫尹吉甫周之卿士誦工師所誦之詞也碩大風聲肆遂也【讀詩記】疊山謝氏曰人臣之事君柔而順者多流於邪曰柔惠且直異乎小人之佞柔矣又曰此雅也正言其事形容宣王眷遇申伯之意有風人之辭故曰風王氏曰雅而謂之風則以辭不迫切而能感動人之善心故謂之風

崧高八章章八句

【讀詩記】嚴氏曰此詩多申復之辭既曰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又曰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既曰南國是式又曰式是南邦既曰于邑于謝又曰因是謝人以作爾庸既曰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又曰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既曰謝于誠歸又曰既入于謝既曰登是南邦世執其功又曰南土是保既曰四牡蹻蹻鉤膺濯濯又曰路車乘馬此詩每事申言之寓丁寧鄭重之意自是一體難以一一穿鑿分別也○愚按崧高與小雅黍苗相表裏黍苗不過征夫述召伯營謝之功崧高則尹吉甫送申伯稱美申伯多述王命故雅有大小不同也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音夷）好（呼報反）是懿德天

監有周，昭假（音格）于下（叶後五反）。保茲天子，生仲山甫。（賦也。烝，衆。

則，法。秉，執。彝，常。懿，美。監，視。昭，明。假，至。保，祐也。仲山甫，樊侯之字
也。○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于齊，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言
天生衆民，有是物必有是則。蓋自百骸九竅五臟，而達之君臣
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無非物也，而莫不有法焉。如視之明，聽之
聰，貌之恭，言之順，君臣有義，父子有親之類，是也。是乃民所執
之常性，故其情無不好此美德者。而況天之監視有周，能以昭
明之德感格于下，故保祐之，而為之生此賢佐，曰仲山甫焉。則
所以鍾其秀氣而全其美德者，又非特如凡民而已也。昔孔子
讀詩至此而贊之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
秉彝也，故好是懿德。而孟子引之以證性善之說。其旨深矣。讀
者其致思焉。）

【附錄】看烝民詩、左傳、國語周人說底話，多有好處。如此是文武周公立學校，教養得許多人，所以傳得這些言語。如烝民詩，大故細膩。慶孫

【叢說】孔氏曰：僖二十五年《左傳》說晉文公納定襄王，王賜之陽樊，則樊在東都之畿內。杜預云：經傳不見畿內之國稱諸侯者，天子不以此爵賜畿內也。如預言，畿內本無侯爵，則樊侯不知何所按據。嚴氏曰：民皆秉此常性，故皆好此懿德。於同稟同賦之中，而有賢者獨鍾氣稟之粹焉，是有關於國家盛衰之數，而非偶然也。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

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叶韻若賦未詳○興也嘉美令善也儀威儀也色顏色也

翼翼恭敬貌古訓先王之遺典也式法力勉若順賦布也○東萊呂氏曰柔嘉維則不過其則也過其則斯爲弱不得謂之柔嘉矣令儀令色小心翼翼言其表裏柔嘉也古訓是式威儀是力言其學問進修也天子是若明命使賦言其發而措之事業也此章蓋備舉仲山甫之德

本文附柔嘉維則傳中用東萊說先生曰記得他甚十張那柔字文蔚問他後面二章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此言仲山甫之德剛柔不偏也而二章首言仲山甫之德獨以柔嘉維則蔽之崧高稱申伯終論其德亦曰柔惠且直然則入德之方其可知矣曰如此則乾卦不用得了人之資禀自有柔德勝者自有剛德勝者如宋朝范文正富鄭公輩是以剛德勝如范忠宣范淳夫趙清獻蘇子容輩是以柔德勝只是他柔却柔得好如仲山甫令儀令色小心翼翼亦是柔但其中自有骨子不是一向如此柔去便是人看文字要得言外之意若以仲山甫柔嘉維則以要以爲入德之方則不可人之進德須用剛健不息○問仲山甫以家宰兼太保何以知之曰其言式是百辟則是爲宰相可知其曰保養天子王躬是保則是爲太保可知此正召康公之舊職○廣論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曰只是上文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便是明哲所謂明哲者只是曉天下事理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可以保其禄位今人以邪心讀詩謂明哲

見幾知微先去云云只取便宜如揚子雲說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于不虞以保天命便是占便宜底說話所以他一生被這幾句誤然明哲保身亦只是常法若到那舍生取義處又不如此論文蔚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音璧無韻韻未詳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叶方月反○賦也式法戎汝也王躬是保所謂保其身躬者也然則仲山甫蓋以冢宰兼太保而太保抑其出官也與出承而布之也納行而復之也喉舌所以出言也發發而應之也○東萊呂氏曰仲山甫之職外則總領諸侯內則輔養君德入則典司政本出則經營四方此章蓋備舉仲山甫之職曰出納則居中以通達上下之情賦政則出外以經營四方之治喉舌冢宰也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音鄙仲山甫明叶謨郎反之旣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佳賣反以事一人賦也肅肅嚴也將奉行也若順也順否猶臧否也明謂明於理哲謂察於事保身蓋順理以守身非趨利避害而偷以全軀之謂也解怠也一人天子也

○人亦有言柔則茹忍與反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

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古頑反寡叶果五反不畏彊禦賦也人亦有言世俗之言也茹納也〇不茹柔故不侮矜寡不吐剛故不畏強禦以此數之則仲山甫之柔亦非軟美之謂而其保身未嘗枉道以徇人可知矣〔纂疏〕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禦此實之強仁者之勇仲山甫柔嘉維則皆也謝氏〇人亦有言德輶羊久反如毛民鮮息淺反克舉之我儀圖叶丁五反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叶牀五反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賦也輶輕儀度圖謀也袞職王職也天子龍袞不敢斥言王闕故曰袞職有闕也〇言人皆言德甚輕而易舉然人莫能舉也我於是謀其能舉之者則惟仲山甫而已是以心誠愛之而恨其不能有以助之蓋愛之者秉彝好德之性也而不能助者能舉與否在德而已固無待於人之助而亦非人之所能助也至於王職有闕夫亦惟仲山甫獨能補之蓋惟大人然後能格君心之非未有不能自舉其德而能補君之闕者也〔纂疏〕劉濟曰駟駿曰輔甫皆亦而其輶係之輕故輶有輕之義黃氏曰助者生於有所不足今山甫能舉衆人不能舉之德則無所不足何助之有故無愛之而言能助之也嚴氏曰此章推尊其德足以格君也〇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

捷捷在接反每懷靡及叶極業反四牡彭彭叶鋪郎反八鸞鏘鏘七羊反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賦也祖行祭也業業健貌捷捷疾貌東方齊也傳曰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孔氏曰史記齊獻公元年徙薄姑都治臨菑計獻公當夷王之時與此傳不合豈徙於夷王之時至是而始備其城郭之守歟

纂疏 曹氏曰顏師古注漢書曰祖者送行之祭因饗飲焉昔黃帝之子纍祖好遠遊而死於道故後人祭以為行神其祭設軷於門外是出門而後祖祭故云仲山甫出祖也東方春秋傳齊表東海者鄭氏曰彭彭行貌鏘鏘鳴聲

四牡騤騤求龜反八鸞喈喈音皆叶居奚反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叶孚音反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賦也式遄其歸不欲其久於外也穆深長也清風清微之風化養万物者也以其遠行而有所感思故以此詩慰其心焉閔民曰賦政于外雖仲山甫之職然係王躬補王闕尤其所急城彼東方其心未嘗有所不安者尹吉甫深知之依誦而告以遄歸所以安其心也

纂疏 王晦叔曰大臣承王命城國邑暫去朝廷其心豈得遽有不安誠以行役之勞土築之勤不若朝廷之閒暇故於其將行作詩以慰安之乃同別相愛之情也毛氏

曰駿發猶彭彭喈
喈猶鏘鏘端疾也

烝民八章章八句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下與考叶）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戎祖考（上與道叶）無廢朕命夙夜匪解（音懈叶訖力反）虔共爾位朕命不易榦（古旦反）不庭方以佐戎辟（音璧）○賦也奕奕大也梁山韓之鎮也今在同州韓城縣甸治也倬明貌韓國名侯爵武王之後也受命蓋即位除喪以士服入見天子而聽命也纘繼戎汝也言王錫命之使繼世而為諸侯也虔敬易改榦正也不庭方不來庭之國也辟君也此又戒以修其職業之詞也○韓侯初立來朝始受王命而歸詩人作此以送之序亦以為尹吉甫作今未有據下篇云召穆公凡伯者放此

集疏 曹氏曰梁山在雍州漢地理志云禹貢梁山在馮翊夏陽縣西北而唐同州馮翊縣有韓城古韓國即此梁也鄭氏曰梁山之野堯時俱遭洪水禹甸之旨決除其災使成平田定貢賦蘇氏曰將言韓侯故先叙其國曰梁山之下有倬然之道山韓侯所從朝周以受命者也黃氏曰朕命不易蓋君之於臣任之不專信之不篤則彼亦將苟且以自安矣○

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玄袞赤舄鉤膺鏤音漏鍚音羊鞹苦郭反鞃古弘反淺幭莫歷反鞗音條革金厄叶於栗反

○賦也脩長張大也介圭封圭執之為贄以合瑞于王也淑善也交龍曰旂綏章染鳥羽或旄牛尾為之注於旂竿之首為表章者也鏤刻金也馬眉上飾曰鍚今當盧也鞹去毛之革也鞃式中也謂兩軾之間橫木可憑以鞹持之使牢固也淺虎皮也幭覆式也字一作幦又作幎以有毛之皮覆式[illegible]上也鞗革轡首也金厄以金為環纏搤轡首也曰此章乃言所錫之多以見因韓之寵也嚴氏曰四牡形甚脩長而且暇[illegible]張曹氏曰周官典瑞五等諸侯各執其圭璧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介圭以[illegible]五等之瑞[illegible]昔韓侯為同姓之國得以贄王為分故贄介圭以入覲也有鈴曰旂注旄首曰旌旂畫蛟龍而垂綏於竿者也孔氏曰綏[illegible]所謂天子殺下大綏若頂采注云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以為綏後世或無采鳥羽而用之或以旄[illegible]居為之綏於幢[illegible]所謂注旄於竿首者然則綏者即[illegible]於竿所建與旂共一竿為首飾之表章故云綏章鄭氏曰茀者車之旌幢者旛之名用旄為飾孔氏曰錯衡錯置文采為車之衡鄭氏曰玄

鞹以玄爲衣而畫以設龍赤鳥赤色之綠飾膺樊纓也曹氏曰
鉤者馬婁項上鉤也膺者馬當胷之樊纓也鍚若馬之當盧刻
金以爲飾者也鄭氏曰以鏤金加於馬面之鍚釋器云金謂之
鏤故知刻金爲飾詩今之當盧巾車注亦云鍚馬面當盧刻金
爲之所謂鏤鍚當盧者當馬之額盧在眉眼之上所謂鏤鍚指
此文也鞹鞃者蓋以去毛之皮施於軾之中央持車使牢固也
毛氏曰淺虎皮淺毛也幭禮記作幦禮作榠玉藻言有羔幦
鹿幦春官金車言犬榠幦榠皆以有毛之皮爲幦幦是蓋覆之
名覆在軾上也曹氏曰以虎皮爲幦其有餘而垂者謂之幦鄭
氏曰此覲乃受命先言受命者謂其美也曹氏曰既賜則王與
圭而復之乃以
車馬旂服賜焉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音甫)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炰(白交反)鱉鮮魚其蔌(音速)維何維筍(恤尹反)及蒲其贈維何乘(繩證反)馬路車籩豆有且(子余反)侯氏燕胥

皆也既覲而反國必祖者尊其所往去則如始行
焉屠地名或曰即杜也顯父周之卿士也蔌菜殽
筍竹萌也蒲々蒻也且多貌侯氏覲礼王應叔曰此章言
諸侯來朝者之彌胥相也或曰語辭入覲而返北屠山
蘇氏曰申伯之行王親餞之韓侯之行王使卿士顯父餞之親
疏貴賤亦有等差也又曰申伯之行有路車乘馬韓侯之行

赤贈以洛車乘馬易曰康侯用錫馬蕃庶鄭氏曰鮮魚魚膾出孔氏曰鼈人以互之尖有深淵浦始出水以蔽其中以入地韓大如以柄正白生被之甘脆○韓侯取七住反妻汾符云反王之甥蹶父音甫之子叶獎里反韓侯迎魚敬反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叶蒲郎反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大計反從之祁祁巨移反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叶眉貧反○賦也此言韓侯既覲而還遂以親迎也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彘在汾水之上故時人以目王焉猶言莒郊公黎比公也蹶父周之卿士姞姓也諸娣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皆有姪娣也祁祁徐靚也如雲眾多也孔氏曰彘於漢則河東永安縣也永安西臨汾水彘氏曰蹶順猶晉侯居翼謂之翼侯晉人納諸鄂謂之鄂侯鄭叔段居京謂之京城大叔及出奔共謂之共叔也又楚人謂王不終者為敖葬郟者曰郟敖葬訾者曰訾敖其汾王之類乎說者以莒郊公黎比公為比非也按左氏傳莒展輿以謚於是有黎比公郊公茲丕公著丘公皆以號為稱者汾王也為稱不顯矣鄭氏曰姊妹之子為甥百兩百乘也孔氏曰每車皆有八鸞謂雖不顯其光而鸞之聲○自有光輝之可見也○蹶父孔武靡國不到

為(于偽反)韓姞(其一反)相(息亮反)攸莫如韓樂(音洛叶力告反)孔樂韓土川澤訏訏(況甫反)魴鱮甫甫麀鹿噳噳(愚甫反)有熊有羆有貓(音苗)有虎慶既令居(叶斤御反)韓姞燕譽(叶羊茹羊諸二反)賦也韓姞蹶父之子韓侯妻也相攸擇可嫁之所也訏訏甫甫大也噳噳眾也貓似虎而淺毛慶喜也令善也喜其有此善居也燕安譽樂也疊山謝氏曰此章專言韓姞從夫而樂其家毛氏曰姞蹶父姓王氏曰婦人稱姓今以姓配夫之國故謂之韓姞韓侯娶妻何預王政而詩言及此盡汾王失道諸侯所里侮則王甥亦安能相攸惟宣王能任賢使能然後汾王之甥更為樂國賢君之所願取而風儀備具光顯如此乃所謂邦之榮懷也○溥彼韓城燕(因肩反)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母伯反)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藉獻其貔(音毗)皮赤豹黃羆賦也溥大也燕召公之國也師眾也追貊夷狄之國也墉城壑池籍稅也貔猛獸名○韓初封時召公為司空王命以其眾為築此城如召伯營謝山甫城齊春秋諸侯城邢城楚丘之類也

王以韓侯之先因是百蠻而長之故錫之追貊使為之伯〔附錄〕以脩其城池治其田畝正其稅法而貢其所有於王也溥彼韓城燕師所完汴多說是燕安之衆即召公所封燕国之師不知當初何故不只教本土人築又須去別處發人來直不大勞擾古人重勞民如此等事却又不然更不可曉強說便成穿鑿又曰如漢築長安城却是去別處調人來又只是數日便休又曰如今涿州南劍上下築城却毛氏曰先祖武王子法建康府發人來這般都晚不得▆〔附錄〕也鄭氏曰韓侯先祖封韓侯居韓城為侯伯李氏曰因以其伯即上文纘戎祖考也孔氏曰釋獸云貔白狐虎豹之屬陸璣曰似虎或曰似熊赤豹毛淺而文黑羆大於熊有黃熊赤熊類言皮則豹羆熊亦獻皮也疊山謝氏曰高城深池可以固圉徹田為糧可以足食宣王為邊方慮亦詳矣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滔叶他侯反）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賦也浮浮水盛貌滔滔順流貌淮夷）夷之在淮上者也鋪陳也陳師以伐之也○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詩人美之此篇總序其事言行者皆莫敢安徐而曰

吾之來[illegible]淮睢鄭氏曰車我車鳥隼曰旟孔氏曰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夷是求是伐耳于大別南入于江是到大別之南漢與江合東流也漢地理志大別在廬江安豐縣界則江漢合處在揚州之境也如此則召公伐淮夷當在淮水之南常武所伐淮夷應在淮水之北當淮之南北皆有夷也陳氏曰淮夷之地不一徐州在淮北徐州有夷則淮夷之在北者也揚州在淮南揚州有夷則淮夷之在南者也江漢常武二篇同爲宣王之詩而同言淮夷召虎既平淮夷而告成于王矣常武又曰鋪敦淮濆仍執醜虜截彼淮夷之地不一以地理考之曰江漢之滸王命召虎者是淮南之夷也若在淮北則江漢非所出入之路矣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者是淮北之夷也若在淮南則徐土非所聯接之地矣胡氏曰杜預云禹貢漢水至大別南入江在江夏界疏謂大別在廬江安豐縣恐誤漢水入江乃今漢陽軍之大別山山之漢口是也漢口亦曰沔口亦曰夏口即江夏鄂州江夏郡也至安豐一千五百里豈江漢相合古今有不同哉呂氏曰胡氏明江漢合流既得之矣但去淮夷絕遠於經文頗不合或者會江漢諸侯之師以伐之歟劉貢父曰高宗伐楚盡裒荊旅武王伐商實用西土至於爭徐以常平淮夷以江漢衆見於經可考也陳氏曰尹吉甫謂召虎所伐之淮夷自江漢之滸而入故遂指江漢以名篇也

○江漢湯湯書羊反 武夫洸洸音光 經營四方告成于王

四方既平王國庶定（叶唐丁反）時靡有爭（叶甾經反）王心載寧

賦也洸洸武貌庶幸也此章言師伐而成功也 ○ 曹氏曰宣王之初四夷交侵於是厲志開撥始則北伐玁狁次則南征蠻荊至於常武江漢而夷之居淮南北者悉已討定之矣故功成於是以經營四方之功告成于王也嚴氏曰江漢不言戰事自宣言王師之精重二章即言告成蓋淮夷望風而服不待戰也又曰周與西北戰曾去江漢最遠故淮夷最難服從以則後倡亂則先周人經理淮夷用力最多成王初年淮夷同三監以叛其後又同奄國以叛伯禽就封又同徐戎以叛至厲王時四夷交侵宣王一命召虎北方旋定繼命方叔伐蠻荊其後又命召公平淮南之夷又命皇甫平淮北之夷蓋南方之役至再至三淮夷未平則一方倡亂天下皆危故至淮夷平然後四方定此江漢常武所以為宣王之終事而繫之於宣王大雅之末也 ○

江漢之滸（叶音虎）王命召虎式辟（音闢）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叶虎洧反）○賦也虎召穆公名也辟與闢同徹井其田也疚病棘急也極中之表也居中而為四方所取正也 ○ 言江漢既平王又命召公闢四方之侵地而治其疆界非以病之非以急之也但使其來取正於王國而已於是遂疆理之盡南海而止也 ○ 嚴氏曰淮水漢古人伐叛

討叛之後必去其苛政平其賦斂以慰民心故此章言微法之事然武事僅定即行疆理稅賦之法疑於病民且疑於急遽矣宣王謂我非欲以此疚病此棘急此蓋什一天下之中正乃我周之定制欲天下皆於王國來取中焉耳召公於是往而疆之以正其疆界往而理之以分其土宜推而至於南海之遠淮夷在南故曰至于南海李氏曰此以見復文武之境土也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叶胡千反無曰予小子叶獎里反召公是似叶養里反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賦也旬徧宣布也自江漢之滸言之故曰來召公召康公奭也翰幹也予小子王自稱也肇開戎女公功也 ○言王命召虎來此江漢之滸徧治其事以布王命而曰昔文武受命惟召公爲楨幹今女無曰以予小子之故也但自爲嗣女召公之事耳能開敏女功則我當錫女以祉福如下章所云也 【東萊】呂氏曰自召康公之後其風烈寂寥無聞矣至穆公始復敏於從事以繼其烈 ○釐力之反爾圭瓚才旱反秬音巨鬯初亮反一卣音酉叶韻未詳告于文人錫山土田叶地因反于周受命叶彌并反下同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叶彌因反 ○賦也釐賜也卣尊也文人先祖之有文德者謂文王也周岐周

也召祖穆公之祖康公也○此紀王賜召公策命之詞言錫介圭瓚秬鬯將使之以祀其先祖又告于文人而錫之山川土田以贊其封邑蓋古者爵人必於祖廟示不敢專也又使往受命於岐周從其祖康公受命於文王之所以寵異之而召公拜稽首以受王命之策書也人臣受恩無可以報謝者而言使君王壽考而已

毛氏曰九命錫圭瓚秬鬯孔氏曰賜汝以圭柄之玉瓚釋器云彝卣罍器也卣中尊孫炎云尊彝為上罍為下卣居中郭璞云彝受三斗卣受五斗罍受一斗春官鬯人掌和鬯以實彝而陳之則鬯當在彝而此及尚書左傳皆云秬鬯一卣者當祭之時乃在彝未祭則在卣賜時未祭故卣盛之嚴氏曰此周當指岐周也文王之廟在焉鄭以為岐周疏申鄭義以為岐周有別廟歐氏以為鎬京今皆不從又崧高王餞于郿鄭解云祭統云賜爵必於太廟召誥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注云文王之廟在豐賞命諸侯必至豐告廟于周受命亦豐廟也王[illegible]叔曰天子万年此祝頌之辭也疊山謝氏曰錫山川土田必使召虎受賜於岐周周文武封康公之禮以待之此時此意實非宣王之賞如禀命於乃祖文武也功非召虎之功如受教於乃祖康公也召虎思文武之德思康公之德必能盡心盡力以報宣王之德矣三代令王不責人子以家功惟勉臣子以忠孝本於人心天理而感動之也盤庚亦得此意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叶虛久反作召公考叶去久反天子萬壽叶殖酉反

明明天子。叶獎里反令聞音問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叶越逼反。○賦也。對，荅；揚，稱；休，美；考，成；矢，陳也。○言穆公既受賜，遂荅稱天子之美命，作康公之廟器，而勒王策命之詞，以考其成。且祝天子以万壽也。古器物銘云：郍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休命，用作朕皇考龔伯尊敦，郍其眉壽，万年無疆。語正相類。但彼自祝其壽，而此祝君壽耳。所以又美其君之令聞，而進之以不已；勸其君以文德，而不欲其極意於武功。古人愛君之心，於此可見矣。○愚謂考如三載考績之考，虎於此乎有成績之可考矣。必曰作召公考者，蓋不自有其功，歸美於乃祖康公之意耳。

江漢六章章八句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叶音所南仲大祖，音泰下同大師皇父。音甫整我六師，以脩我戎。叶音汝既敬既戒，叶訖力反惠此南國。叶越逼反。○賦也。卿士即皇父之官也。南仲見出車篇。大祖，始祖也。大師，皇父之兼官也。我，為宣王之自我也。戎，兵器也。○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而命卿士之謂南仲為太祖、兼太師而字皇父者，整治其從行之六軍，脩其戎事，以除淮夷之亂，而惠此南方之國。詩人作此以美之。必言南仲大祖者，稱其世功以美大之也。嚴氏曰：赫赫，威嚴也；明明，光顯也。鄭

氏曰南仲文王時武臣也王氏曰所命之卿士言其卅則以南仲爲太祖言其官則太師言其字則皇父也蘇氏曰皇父以卿士而兼太師孔氏曰十月之交皇父與此皇父得爲一人或以皇氏父字傳世稱之亦未可知也李氏曰十月之交所稱皇父疑是此詩皇父之後也陳氏曰自冢宰而下謂之六卿太師而下謂之三公既曰王命卿士又曰太師皇父古者三公官不常有或以卿士之長者兼行其事春秋之時所謂冢宰周公是也周家不特設三公皆兼職而已如周公以冢宰兼太師也董氏曰師旅器備當恭敬以臨之戒懼以勤之伐其暴亂所以惠之也疊山謝氏曰宣王中興命將多取之世臣何也文事武備素講於家庭矣亂持危深在其念慮一日用○愚謂既敬則不敢輕肆之必老成持重不以輕易誤國事矣既戒則不致妄殺此其所以爲王者之師歟重詳審而爲两国之惠也○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

陳行户郎反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象呂反○賦也尹氏吉甫也蓋爲内史掌策命卿大夫也程伯休父周大夫三事未詳或曰三農之事也○言王詔尹氏策命程伯休父爲司馬使之左右陳其行列循淮浦而省徐州之土蓋伐淮北徐州之夷也○一章既命皇父而此章又命程伯休父者蓋王親命大師以三孔氏曰公治其軍事而使内史命司馬以六卿副之耳吉甫卿

上而掌命卿者蓋爲刱而兼內史又曰楚語云重黎氏世叙天
地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爲司馬氏
則是宣王始命程伯休父而爲司馬也韋昭云程國伯爵休父
名也按甫疑是字而昭以爲名也鄭氏曰程畿內邑在豐毛氏
曰浦涯也曹氏曰按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徐州東至海北至
岱南及淮其地廣人衆矣若淮夷則東夷之種散处於淮浦者
耳費誓云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孔安國謂此戎夷帝王所羈縻
統叙故錯居九州之內今此詩所敘先伐淮夷次征徐國蓋先
其小而易者後其大而難者用兵之法當然也嚴氏曰徐戎淮
夷自伯禽受封之初同惡相濟其來尚矣今又相挻而起爲禍
不淺故王親征之也孔氏曰上言命元帥此命司馬鄭氏曰軍礼
司馬掌其誓戒蘇氏曰故使之左右陳其行列而戒令之曰往
循淮之上而視徐土無久留處其地以安之其民孔氏曰太宰
九職一曰三農生九穀注云三農原隰及平地也鄭氏曰緒業
也錢氏曰緒事端也
就其緒不中輟也

○赫赫業業叶宜却反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叶蘇侯反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賦也赫赫顯也業業大也嚴威也天子自將其威
可畏也王舒保作未詳其義或曰舒徐保安作行
也言王師舒徐而安行也紹糾緊也遊遨遊也繹連絡也騷擾
動也○東遷以來周室衰弱至是復而天子自將以征不庭其師

始出不疾不遲而徐方之人皆已〔纂疏〕曹氏曰雖以天子之威
震動如雷霆作於其上不遑安矣重如此亦必從容詳肅
而後動王氏曰此章但言徐方則知首章之兵及淮浦亦及徐
方而徐方也震驚也以此見紓聲也次章則言征淮浦首章則言
征徐末章則言徐方之服其次序皆可考也曹氏曰雷霆振物
而震驚則雷迅擊者也陳氏曰徐大而淮夷小淮夷則徐淵之湊
而服矣於徐曰徐方者兼淮而
言之曰徐國者特言徐戎也○王奮厥武如震如怒叶暖
五反進厥虎臣闞呼濫反如虓火交反虎鋪普吳反敦淮濆符云
反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闞奮也進鼓而進之也闞奮怒之貌虓虎之
自怒也鋪布也布其師旅也敦厚也厚集其陣也〔纂疏〕嚴氏曰
仍就也老子曰攘臂而仍之截截然不可犯之也闞聲也
孔氏曰醜衆也虜者囚繫之名為人虜獲是爲服也○王旅嘽嘽吐丹反如飛如翰如
江如漢如山之苞叶補苟反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
克濯征徐國叶越逼反○嘽嘽衆盛貌翰羽翮也如飛如翰疾也如江如漢衆也如山不可動也如
川不可禦也緜緜不可絕也翼翼不可亂〔纂疏〕孔氏曰王旅
也不測不可知也不克不可勝也濯大也之師旅鳥飛巳

疾鴥又疾於飛若鷹鸇之類鷙擊衆鳥者也汎漢其廣長似之也兵法有動有靜靜則不可驚動故以山喻動則不可禦故以川喻嚴氏曰五章述移師征徐也上既克淮浦此又進而伐徐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叶式直反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叶古回反○圓也猶道允信塞實庭朝回違也還歸班師而歸也○前篇召公帥師以出歸告成功故備載其褒賞之詞此篇王實親行故於卒章反復其辭以歸功於天子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非獨兵威然也序所謂因以爲戒者是也

【纂疏】鄭氏曰既來已來告服孔氏曰既同與他國同服於王鄭氏曰來庭來王庭也回猶違也曹氏曰宣王特表徐以誠實之道不用詐謀詭計徐方於是服而來歸采未必同也至於上下內外咸服而無二心然後謂之同徐方來同則由宣王推赤心置其腹中故也故以徐方既同爲天子之功宣王出伐玁狁西征羌戎南威蠻荊獨徐方未服今徐方來朝於王庭則四方既平矣於是王命徹旅而行飲至策勳之禮焉

常武六章章八句

【纂疏】濮氏曰詩中無常武字及因講師鎮撫而命名此所創見也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填說古陳上字不寧降此大厲邦
靡有定士民其瘵側界反蟊音牟賊蟊疾靡有夷屆
音戒叶居氣反罪罟不收靡有夷瘳敕留反○圉也填久厲惡屆極也瘳病也罪罟罪網以害民者
夷平屆極罟網也○此刺王不能愛人以致亂此謂尊昊天不惠而降亂無所告訴之聲也
鄭氏曰國有所定則民受其福無所定則受其病於上所有小人
爲之蟊賊則刑罪爲之罔罟疏孔氏曰蟊疾○愚謂填如柔桑
凡此皆民之所以病也疏害禾稼之狀○亦與之填
皆填補積中之義厲亂也亦病也幽王之亂如天降此厲氣以
爲民病也民之病瘵者此形瘁苗之病蟲害其根枯槁皆病
物以蠹蝕之
於内也○人有土田女音汝反有一音由酉之人有民人女
覆奪徒活反之此宜無罪女反收殖酉由二反之彼宜有罪
女覆說音脫之收拘收也說赦也疏鄭氏曰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人民女覆奪之此言王削黜
諸侯及卿大夫無罪者謝氏曰宜無罪者反拘之宜有罪者反赦之亂也皆君刑罰不中皆此類也○哲夫
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爲梟古堯反爲鴟處之反婦有

長舌維厲之階叶居奚反亂匪降自天叶鐵因反生自婦人匪
教匪誨叶呼位反時維婦寺賦也哲知也城猶國也哲婦蓋指褒姒也傾覆懿美也梟鴟惡聲之
鳥也長舌能多言者也階梯也寺奄人也○言男子正位乎外
為國家之主故有知則能立國婦人以無非無儀為善無所事
哲哲則適以覆國而已故此懿美之哲婦而反為梟鴟蓋以其
多言而能為禍亂之梯也若是則亂豈真自天降如首章之說
哉特由此婦人而已蓋其言雖多而非有教誨之益者是惟婦
人與奄人耳豈可近哉上文但言婦人之禍末句兼以奄人為
言蓋二者常相倚而為姦不可不并以為戒也歐陽公常言
宦者之禍甚於女寵其言尤為深切有國家者可不戒哉
○李氏曰分求樂毅破齊婦顏師古注云此王以哲婦為美陸
氏曰說文云梟不孝鳥也梟食母破獍食父漢氏曰以日至
捕梟磔之俗呼為士梟又非鴟鳳之鴟陸氏曰鴟者怪鳥也鵂
也鵂鶹也即塞門有鵩序之也王氏曰哲王如上所刺則荒昏
故也其荒昏則婦言是用故也○鞫人忮之豉反忒譖子念反始竟背音佩叶必
墨反豈曰不極伊胡為慝如賈音古三倍君子是識婦無
公事休其蠶織賦也鞫窮忮害忒變也譖不信也竟終背反慝惡也賈居貨者也三倍獲利之多也

公事鞫廷之事蠶織婦人之業。言婦寺能以其斬辯窮人之言其心技害而變詐無常既以譖妻唱始於前而終或不驗於後則亦不復自謂其言之放恣無所怪已而反曰是何又爲慝乎夫商賈之利非君子之所宜識如鞫廷之事非婦人之所宜與也今賈三倍而君子識其所以然婦人無朝　嚴氏曰婦廷之事而坐且蠶織以圖之則豈不爲厲哉　寺之筆以技害變詐而窮居人不可究詰始則譖毀之終則弃　畏謂出背之其爲惡豈已不極至乎何故爲惡而不已也○章極言婦寺譖毀君子而弃背之以空人之國也鞫如鞫獄之鞫推勸窮究之意婦寺之所以讒人者其心技害變忒譖誘之而已今王乃因其譖誘之於始而竟反背之於後可謂極矣而反曰何足爲厲譬如君子當求仁義賈利三倍不當君子是識婦人當事蠶織鞫廷公事不當婦人是預今也不推不使預於公事又且聽其譖毀竟背君子則舉朝皆無人矣安得而不亂乎一褻姒在君側猶有君子焉尚可以匡救扶持如狄梁公張柬之輩左右武氏亦足以一二十年而不亂今則推婦言是聽而君子是背矣故不速亡得乎故下兩章皆以人之云亡繼之可見矣背猶反道背德之背嚴氏曰君子當皇皇求仁義不當識市賈之事婦人當以務蠶織不當與公朝之事今也婦人廢其蠶桑機織之事而干與公朝之事如君子忘其仁義之道不但識市賈三倍之利皆反常背理之人也

○天何以刺叶音砌何神不富叶方未反舍

音捨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
邦國殄瘁賦也刺責介大胥相弔閔也○言天何用責王神何用不富王哉况以王信用婦人之故也是必將
有夷狄之大患今王舍之不忌而反以我之正言不諱為忌何哉夫天之降不祥庶幾王懼而自脩今王遇災而不恤又不謹
其威儀又無善人以輔之則國之殄瘁宜矣或曰介狄即指婦寺猶所謂女戎者也（衆說）疊山謝氏曰君有君之威儀臣
有臣之威儀今幽王自乱于威儀不類乎人君之威儀矣又曰國有賢人如一身之有元氣元氣竭則身必喪賢人亡則國必
危殄如滅絕瘁如病危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
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賦也罔罟優多
幾近也言承上章之意而重言之以警王也（衆說）蘇氏曰天降禍以執有罪如罔之執禽獸也優多於前也呂氏曰前
章曰不弔不祥威儀不類故此譬之曰維其優矣維其幾矣前章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故此傷之曰心之憂矣心之悲矣嚴
氏曰六章七章憂乱也
○觱音必沸音弗檻胡覽反泉維其深矣心之憂
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叶下五反藐藐昊天無

不克鞏叶音古無忝皇祖式救爾後叶同上○興也觱沸泉涌貌檻泉泉正出者藐藐高遠貌鞏固也○言泉之瀕涌上出其源深矣我心之憂亦非適今日然也然而禍亂之極適當此時蓋已無可為者惟天高遠雖若無意於物然其功用神明不測雖危亂之極亦無不能鞏固之者幽王苟能改過自新而不忝其祖則天意可回來者猶必可救而子孫亦蒙其福矣叢說呂氏曰幽王之國自人觀之則不可扶持天則無不能鞏固也雖然所謂天者亦豈可外求哉

瞻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息浪反叶桑郎反瘨我饑饉都田反民卒流亡我居圉魚呂反卒荒賦也篤厚瘨病卒盡也居國中也圉邊陲也○此刺幽王任用小人以致饑饉侵削之詩也叢說鄭氏曰疾猶急也喪亂也民卒流亡民盡流移荒虛也國中至於邊境盡空虛罹此謝氏曰天之降威何如是其急天之降亂何如是其暴虐之極也○天降罪罟蟊賊內訌戶工反昏椓丁角反靡共音恭潰潰回遹實靖夷我邦叶卜工反○賦也訌

潰也皆椓昏亂椓喪之人也共與恭同一說與供同謂其其職也潰潰亂也回遹邪僻也靡共夷平也○言此蟊賊皆椓者皆潰亂邪僻之人而王乃使之治平我邦所以致亂也呂氏曰天降罪罟所謂天之降用也孔曰凡曰天作閹人司晨昏以啓閉者鄭氏曰椓毀其陰者也蘇氏曰小人為蟊賊以惡潰其內王氏曰靖與俾與靖之同意夷與亂生不夷同意○謂大戎之害在外小人之害在內為王之亂其國乃在內之小人訌潰訌人形容之曰蟊賊內訌蓋蟊賊之害于椓小任內而外存外也指昏椓以為言并閹官在其中矣或曰夷傷也小人實靖傷我之邦也○皋皋訿訿音紫曾不知其玷丁險反兢兢業業孔填見上篇不寧我位孔貶

說也皋皋頑慢之意訿訿務為訾毀也玷缺也填久也○言小人在位所為如此而王不知其缺至於戒敬恐懼甚久而不寧者其位乃更見貶黜其顛倒錯亂之甚如此鄭氏曰兢兢戒業業危也嚴氏曰兢兢業業危動恐懼之貌愚謂平如皋皋之泉亦緩慢之意填亦填滿積中之義言君子兢兢業業填滿於中而不安乎皆反貶黜其位也○如彼歲旱草不潰叶胡對反茂叶莫口反如彼棲苴音茶又七如反我相息亮反此邦無不潰止叶韻未詳○賦也潰遂也棲苴水中浮草棲於木上者言此譌無所不潰亂也相視潰亂也

曹氏曰潰訓散訓亂草歲亂則茂盛故歲旱无雨澤則草
[疏]不潰茂王氏曰凋殘析離散无復生理如彼棲苴也呂氏
曰我視此邦无有不亂嚴氏曰今考邶谷風有洸有潰二怒也
小旻是用不潰于成召旻草不潰茂潰遂也潰二回遹无不潰
上潰亂也項氏云水之潰者其勢橫暴而四出故怒之盛
者為潰遂之盛者為潰紊亂之潰者為潰亂皆一理也○維

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粺薄賣反胡
不自替職兄音況下同斯引叶韻未詳○賦也時是疚病也疏糲也粺則精矣替廢也兄況同引
長也○言昔之富未嘗若是之疚也而今之疚又未有若此之
甚也彼小人之與君子如疏與粺其分審矣而曷不自替以避
君子乎而使我心專為此故至
於愴怳引長而不能自已也[疏]鄭氏曰米之率糲十粺九
鑿八侍御七孔氏曰九章
粟米之法云粟率五十糲米三十粺二十七鑿二十四侍御二
十一言粟五升為糲米三升以下則米漸細故數益少四種之
米皆以三約之得此數
也言此明糲麤於粺○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
不云自中叶諸仍反溥斯害矣職兄斯弘不烖我躬叶姑弘反
○賦也頻崖溥廣弘大也○池水之鍾也泉水之發也故池之
竭由外之不入泉之竭由內之不出言禍亂有所從起而今不

云然也此其爲害亦已廣矣是使我心專爲此故至【附錄】看詩不須
於愴怳曰益弘大了鬧要之曰是豈不裁及我躬也乎
得着意云裏面訓解但只平二也涵泳自好因辛也看【纂疏】
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四句乎詠者久之要旨
鄭氏曰專亂書矣今時甯有此內外之害矣嚴氏曰荊內外耗
竭也溥徧被害而小人満王弘大之是豈不栽及我身乎乱則
小人亦没偏也亦通○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音闢）國百里今
也日蹙（子六反）國百里於乎（音烏）（叶音呼）哀哉維今之人不尚
有舊（叶巨已反○賦也先王文武也召公康公也辟開蹙促也○文王之世周公治內召公治外故周人之詩謂之）
周南諸侯之詩謂之召南所謂日闢國百里云者言文王之化
自北而南至於江漢之間服從之國日以益衆及虞芮質成而
其旁諸侯聞之相帥歸周者四十餘國焉今謂幽王之時促国
蓋大戎內侵諸侯外畔也又歎息哀痛而言今世雖乱豈不猶
有舊德可用之人哉嚴氏曰此章思召公而惜王之不用
言有之人而不用耳【纂疏】舊人也曹氏曰當是時禍乱金已窮
極然王去宣王中興之日不遠其舊臣故老殆尚存者乎

召旻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因其首章稱旻）

以其卒章稱召公故謂之召旻以別小旻也

蕩之什十一篇九十二章七百六十九句

詩傳卷第十八

詩卷第十九

朱子集傳

新安後學胡一桂　附錄纂疏

頌四　頌者宗廟之樂歌大序所謂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蓋頌與容古字通用故序以此言之周頌三十一篇多周公所定而亦或有康王以後之詩魯頌四篇商頌五篇因亦以類附焉凡五卷　纂疏　詩譜曰周頌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詩其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即位之初　蘇氏曰周頌皆有所施於禮樂蓋因禮而作頌非如風雅有徒作而不用者也　補傳曰周頌皆一章商周二頌皆用以告神明而魯頌用以為善頌之禱後世文人獻頌特效魯耳非商周之舊也　上饒胡氏曰傳皆以為皆以美其君於宗廟先預其詩以用以燕樂此頌之變也

周頌清廟之什四之一

於音烏穆清廟肅雝顯相息亮反　濟濟子禮反　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音亦與斁同　於

人斯周頌多不叶韻未詳其說○賦也於歎辭穆深遠也清清靜也肅敬雝和顯明相助也謂助祭之公卿諸侯也濟濟衆也多士與祭執事之人也越於也駿大而疾也承尊奉也斯語辭○此周公既成洛邑而朝諸侯因率之以祀文王之樂歌言於穆哉此清靜之廟其助祭之公侯皆敬且和而其執事之人又无不執行文王之德既對越其在天之神而又駿奔走其在廟之主如此則是文王之德豈不顯乎豈不承乎信乎其無有厭斁於人也

附錄

杜氏曰清廟者肅然清靜之稱東萊呂氏曰士虞禮祝辭曰哀子某哀顯相夙興夜處不寧然則主人之外餘皆顯相也成王祭王也周公及助祭之諸侯皆顯相也濟濟多士備言助祭之人凡執事者皆在也秉文之德謂指多士凡助祭者莫不秉文王之德也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顯相之肅雝則成王穆然恭祭之氣象不言可見矣○愚謂此詩只第一句說文王之廟餘皆就祀文王者身上說雖未嘗明頌文王之德自有隱然見於辭意之表者何則文王在矣今助祭之公侯執事之人所對越者禮名之曰在天已不見其有跡然之所奔走者強名之曰在廟亦不見其有可承之實影響迹絕之餘而人心之敬恭嚴事者無厭射乃如此於此可以見盛德至善漸摩滲漉淪肌浹髓沒世自有不能忘者矣

清廟一章八句 書稱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實周公攝政之七

年而出其升歌之辭也。書大傳曰周公升歌清廟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焉。附録曰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鄭氏曰朱弦練朱弦練則聲濁越瑟底孔也疏之使聲遲也。唱發歌句也三歎三人從歎之耳。漢因秦樂乾豆上奏登歌獨上歌不以筦弦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古清廟之歌也。語録清廟一倡三歎若人多理會他不得注下分明說一人倡之三人和之譬如今人換歌之類祖道

維天之命於音烏穆不已於同上乎音呼不顯文王之德之純

賦也。天命即天道也。不已言無窮也。純不雜也。○此亦祭文王之詩。言天道無窮而文王之德純一不雜與天無間以贊文王之德之盛也。子思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附録疊山謝氏曰程氏曰天命即天道也言天之自然者曰天道言天之賦予萬物者曰天命

○愚謂不顯對不已言王氏謂不顯乃所以甚言其顯則不已亦所以甚言其已乎意者文王之德所謂不顯者深潛純粹果淵然不露之謂而非謂其不明顯也故易稱之曰用晦其明斯亦

不顯之義狀 假春秋傳作何以溢春秋傳作恤我我其收之駿惠我

文王曾孫篤之何之爲假聲之轉也恤之爲溢字之訛也收受駿大惠順也曾孫後王也篤厚也○言文王之神將何以恤我乎有則我當受之以大順文王之道後王又當篤厚之而不忘也【附錄】鄭氏曰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愚謂假以溢我我其收之謂前王之惠後王也正與易有孚惠心洪範用敷錫厥庶民同義皆自上之惠乎下也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謂後王之惠前王也正與易有孚惠我德洪範錫汝保極同義皆下之惠乎上也後王亦豈真有以惠前王哉我此封植之餘使文王之流風餘澤傳之無窮施之罔極常如一日焉是即所謂惠文王矣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音因迄許乞反用有成維周之禎賦也清清明也緝續熙明肇始禋祀迄至也○此亦祭文王之詩言所當清明而緝熙者文王之典也故自始祀至今有成實惟周之禎祥也然此詩疑有闕文焉【附錄】東萊呂氏曰周公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所謂肇禋以文王配帝始於此也大宗伯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蘇氏曰迄于周公遂以有成其成雖當周公之世然其禎祥見於文王矣李氏曰国家將

興以有禎祥

維清一章五句

烈文辟音璧下同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賦也烈光也辟公諸侯也○此祭於宗廟而獻助祭諸侯之樂歌言諸侯助祭使我獲福則是諸侯錫此祉福而惠我以無疆使我子孫保之也〔纂疏〕黃氏曰烈功烈文文章也將故曰為國君故稱辟奉五等之貴故稱公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封靡之義未詳或曰封專利以自封殖也靡累汰侈也崇尊尚也戎大也皇大也○言汝能無封靡于爾邦則王當尊汝又念汝有此助祭錫福之大功則使汝之子孫繼序而益大之也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於音烏乎音呼前王不忘又言莫強於人莫顯於德先王之德所以人不能忘者用此道也此戒飭而勸勉之也中庸引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而曰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大學引於乎前王不忘而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纂疏〕李氏曰訓效也東萊呂氏曰於乎前王不忘即其自唐叔以下

賁龍嘉之黄氏曰此成王戒發諸侯不盡之意也〇愚按中庸
三十三章引此詩末章朱子釋之曰此借引不顯惟德以爲幽
深玄遠之意承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
愈深而效愈遠矣篤恭言不顯其敬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
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也中庸下文又引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
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
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朱子又釋之曰所引孔子之言以爲聲
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
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所言德輶如毛則庶乎可以形容矣
而又以爲毛猶可比亦未盡其妙又不若所言上天之載無聲
無臭然後乃爲不顯之至耳故惟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之妙
以此觀之則不顯之義文公亦未嘗執一於豈不顯乎之說在
學者融而通之可也

烈文一章十三句 此篇以公疆兩韻相叶未詳當從何讀意亦可互用也

天作高山大（音泰）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
沈括曰後漢書西南夷傳作彼岨者岐今按彼書岨但作徂而
引韓詩薛君章句亦但訓爲往獨矣字正作者如沈氏說則其
日未復云岐雖阻僻則似又有此意韓子亦云彼岐
有岨疑或別有所據故今從之而定讀岐字絕句
有夷之

行（叶户郎反）子孫保之（賦也高山謂岐山也荒治康安也岨險僻之意也夷平行路也○此祭太王之詩言天作岐山而太王始治之太王既作而文王又安之於是彼險僻之岐山人歸者衆而有平易之道路子孫當世世保守而不失也【附錄】張氏曰荒闢而大之曹氏曰遂荒大東是也王氏曰治荒謂之荒曹氏曰康有康濟斯民之意嚴氏曰大王成王之業子孫當保守而不墜也成功告神明之道多言子孫當保守之意蓋子孫能保守則可以慰祖宗之心也）

天作一章七句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音烏）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賦也二后文武也成王名誦武王之子也基積累於下以承藉乎上者也宥宏深也密靜密也於歎詞靖安也○此詩多道成王之德疑祀成王之詩也言天祚周以天下既有定命而文武受之矣成王繼之又能不敢康寧而其夙夜積德以承藉天命者又宏深而靜密是能繼續光明文武之業而盡其心故今能安靜天下而保其所受之命也國語叔向引此詩而言曰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以此證之則其為祀成王之詩無疑矣【附錄】安卿問康王何緣熙詩曰某切以昊天有成命之類便是康王詩而今只要解那成王做

成王業後便不可曉且如左傳不明說作成王詩故韋昭又且費盡氣力要從那王業上說去不知怎生地義剛王氏曰緝續熙廣蘇氏曰單盡厥氏曰肆故也濮氏曰朱文公采歐公時世論以所序之非而為表章國語說斷其無可疑今觀其命定命之詩意與諸語合某為頌成王審矣何必委曲謂周公武成此王業乎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此康王以徹之詩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叶音由之

賦也將奉享獻右尊也神坐東向在饌之右所以尊之也○此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樂歌言奉其牛羊以享上帝而曰天庶其降而在此牛羊之右乎蓋不敢必也問所以右字古舊說不同曰周禮有尊右祭祀之文如詩中此例亦多如既右烈考亦右文母之類如我將所云作保佑更難方說維羊維牛如何便說保佑孔氏右到伊嘏文王既右享之也豈夫得佑助之佑貴孫氏曰昔者則祭於明堂觀守之歸則祭於明堂其祭以用特牲此云牛羊知是大饗詩故曰祭以特牲云帝牛不吉以為稷牛是知明堂用牛夏官羊人曰饗積共其羊牲積柴祭天是知祭帝用羊以父配帝則牲不得異食嚴氏曰夏謂邦器及軍器成則之釁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古雅反文王既右

享叶虛良反之儀式刑皆法也嘏錫福也言我儀式刑文王之典以靖天下則此能錫福之文王既降而在此之右以享我祭若有以見其必然矣

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又言天與文王既皆右享我矣則我其敢不夙夜畏天之威以保天與文王所以降鑒之意乎東萊呂氏曰明堂祀上帝而以文王配焉故此詩雖文王之樂歌必先言祀天而次言祀文王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言祀天也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言祀文王也陳氏曰歌此詩於文王世言所以配享之意

我將一章十句程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帝而人成形於父故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成物之時也陳氏曰古者祭天於圜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為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於季秋之月有大享之禮焉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稷遠矣配稷於郊亦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於明堂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東萊呂氏曰於天維庶其饗之不敢加一辭焉於文王則

言儀式其典日靖四方天不待贊法文王所以法天
也吞尊惟言畏天之威而不及文王者嚴於尊也畏
天所以畏天文王也 剛我將之詩乃祀文王於明
天与文王一也 堂之樂章集傳謂物成形於
帝正季秋成物之時也此乃周公以義起之非古禮
也不知周公以後將以文王配耶以時王之父配
曰諸儒正持此二義至今不決看來只得以文王配
且周公所制之禮不知在武王之時成王之時若在
成王之時則文王乃其祖也亦自可見文 僕氏
問繼周者如何曰只得以有功者配之 曰文
王之祀既不敢同后稷於郊又無並天神於宗
廟之理故特尊其祀於明堂斯其為曲盡矣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 賦也邁行也邦諸侯之国也周制十有二年王巡守邦国柴望祭告
諸侯畢朝 此巡守而朝會祭告之樂歌也言我 徐氏曰
之以時巡行諸侯也天其子我乎哉蓋不敢必也 時巡猶
時巡也子之
名號而愛之

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
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 右尊序也震動疊懼懷來柔安允信也 ○ 既而曰天實右序有周矣
是以使我薄言震之而四方諸侯莫不震懼又能懷柔百神以
至于河之深廣嶽之崇高而莫不感格則是信乎周王之為天

下君【辯說】程氏曰嘗言發論謂曾氏曰周官大司馬及師大合
侯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議者謂王巡守會同則
司馬統師合軍以從是王者巡守必以師從行也故有震疊之
事焉 李氏曰古者人君巡守因以考諸侯功過賞罰之如法守
所謂有變有誅者王制言不敬者君削以地不孝者君黜以爵
不從者君流畔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是也 黃氏曰
祭法有天下者祭百神故巡守所至百神皆祭焉 毛氏曰喬高
嶽岱宗孔氏曰巡守之禮始東方故以岱宗言之其實兼四嶽
也

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側立反干戈載櫜古刀反弓
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戶雅反允王保之戢聚櫜韜肆陳也夏中國也。

又言明昭乎我周也既以慶讓黜陟之典式序在位之諸侯又
收斂其干戈弓矢而益求懿美之德以布陳于中國則信乎王
之能保天命也或曰此詩即所謂肆【釋文】釋文曰戢止也斂也
夏以其有肆于時夏之語而命之也 孔氏曰櫜弓衣一名
韜故納弓於衣謂韜弓 嚴氏曰右序有周與明昭有周語意一
同明昭不言右矣承上省文也言天之右序有周而結之以允王
維右謂贊天命而無愧也言天之明昭有周
而結之以允王保之謂保天命於無窮也

時邁一章十五句春秋傳曰昔武王克商作頌曰
載戢干戈而外傳又以為周文公

公之頌則此詩乃武王之世周公所作也外傳又曰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以饗元侯也韋昭注云肆夏一名樊遏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即周礼九夏之三也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

執競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 賦也此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競彊也言武王持其自彊不息之心故其功烈之盛天下莫得而競豈不顯哉成王康王之德亦上帝之所君也 [illegible] 李氏曰觀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功烈莫強焉又曰歐陽氏以成康為成王康王〇愚謂不顯只是不表顯之意

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紀覲反其明 叶謨郎反〇斤斤明之察也言成康之德明著如此也

鍾鼓喤喤華彭反叶胡光反磬筦音管將將七羊反降福穰穰如羊反〇喤喤和也將將集也穰穰多也言今作樂以祭而受福也

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簡簡大也反反謹重也反覆也言受福之多而愈益謹重是以既醉既飽而福祿之來反覆而不厭也 [illegible] 李氏曰既醉既飽蓋祭終而飲福耳言祭時鍾鼓管磬之樂皆和故神降之福既祭終而飲威儀備具此福祿所以反覆日至而未艾也

執競一章十四句 此昭王以後之詩國語說見前篇〔案疏〕濮氏曰諸儒信序之說往往強其義以就其說而常不慊故朱文公辨而正之尚復何疑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叶日逼反無此疆爾界叶訖力反陳常于時夏賦也思語辭文言有文德也立粒通極至也德之至也貽遺也來小麥牟大麥也率徧育養也○言后稷之德真可配天蓋使我烝民得以粒食者莫非其德之至也且其貽我民以來牟之種乃上帝之命以此徧養下民者是以無有遠近彼此之殊而得以陳其君臣父子之常道於中國也或曰此詩即所謂納夏者亦以其有時夏之語而命之也〔案疏〕嚴氏曰極者民之所自有特后稷有以養之而勿喪耳故曰莫匪爾極康衢所謠不極洪範所謂汝極天保所謂爾德君牙所謂惟爾之中其意一也段氏曰詩言來牟者二蓋麥者五穀成就之最先一歲豐歉之占又正闕乏之時故養民者以此為急也李氏曰陳常于時夏所謂富而教之也若民無常產則因無常心矣

思文一章八句 國語說見時邁篇〔案疏〕濮氏曰此郊祀獻后稷之樂歌祭天

宜有詩而今亡矣決不可以昊天有成命當之

清廟之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周頌臣工之什四之二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力之反爾成來咨來茹如預反○賦也嗟嗟重歎以深敕之也臣工羣臣百官也公公家也釐賜也成成法也茹度也○此戒農官之詩先言王有成法以賜女女當來咨度也

嗟嗟保介維莫音暮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音余於音烏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庤持恥反乃錢子淺反鎛音博奄觀銍珍栗反艾音刈○保介見月令呂覽其說不同然皆爲藉田而言蓋農官之副也莫春斗柄建辰夏正之三月也畬三歲田也於皇歎美之辭來牟麥也明上帝之明賜也言麥將熟也迄至也康年猶豐年也衆人甸徒也庤具也錢銚鎛鎒也銍穫禾短鐮也○此乃言所戒之事言三月則當治其新畬矣今如何哉然麥亦將熟則可以受上帝之明賜而此明昭之上帝又將賜我新畬以豐年

也於是命命說其農器以治其新畬而又將忽見其收成也〔疏〕孔生初解曰鄭氏據月令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以為車右長川拭以故曰保介按呂氏春秋亦有此文高誘注云保介副也鄭說迂瞻不若高誘之明白毛氏曰田一歲曰新三歲曰畬謝氏曰來小麥牟大麥王氏曰於觀銍艾奄忽之間已觀銍艾矣

臣工一章十五句

噫嘻成王既昭假音格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叶音擬○賦也噫嘻亦歎詞也昭明也假格也爾田官也時是駿大發耕也私私田也三十里萬夫之地四旁有川內方三十二里有奇言三十里舉成數也耦二人並耕也○此連上篇戒農官之詞昭假爾猶言格於眾庶蓋成王始置田官而嘗戒命之也爾當率是農夫播其百穀使之大發其私田皆服其耕事萬人為耦而並耕也蓋耕本以二人為耦今合一川之眾為言故云萬人畢出并力齊心如合一耦也此必鄉遂之官司稼之屬其職以萬夫為界者溝洫用貢法無公田故皆謂之私鄭氏曰民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而君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其上下之間公私忠愛如此〔疏〕鄭氏曰周禮曰凡治野田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

萬夫有川出遇夫之地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也言三十里者舉成數於是民入事其田萬耦同時舉也一川之間萬夫故有万耦孔氏曰一夫百畝方百步積萬夫方之是廣長各百夫以百乘百是萬也既廣長皆百夫夫有百步三夫為一里則百夫為三十三里餘百步即三分里之一為少半里是三十三里又少半里也李氏曰服如商書謂服田力穡之服同。畧謂二人為耦鄭氏曰萬夫為萬耦非是曰十千維耦者蓋萬夫合耦而耕實五千耦耳

噫嘻一章八句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賦也振羣飛貌鷺白鳥雝澤也客謂二王之後夏之後杞商之後宋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者也○此二王之後來助祭之詩言鷺飛于西雝之水而我客來助祭者其容貌脩整亦如鷺之潔白也或曰興也

附錄

僩孫問振鷺詩不是正祭之際撤乃獻助祭之臣未審如何曰看此文意都無告神之語恐是詠助祭之臣古者祭祀每一受胙主與賓尸皆有獻酬之禮飲畢然後亞獻至獻畢後受胙如此禮意甚好有接續意思到唐時尚然今併受胙於諸獻既畢之後主與賓尸意思皆甚了古者一祭之中所以多事[illegible]

纂註

釋文曰鷺一名春鉏王氏曰西雝辟廱孔氏曰先代之後特謂之客昭二十五年左傳宋樂大心云

與周爲客畢賦蓋賓在位出及有尊者皆云我客有客篇以微子爲客皆以二王之後特稱客也濮氏曰宋承殷後周人待以客禮微子來朝猶至而王於勞之工所奏之樂歌也濮言二王之後者於傳聞亦不見其來助祭之意又曰況周頌之言客皆指宋耳況言二王之後兆也在彼無惡 烏路反 在此無斁 叶丁故反 庶幾夙夜 叶弋灼反 以永終譽 彼其國也在國無惡之者在此無厭之者如是則庶幾其能夙夜以永終此譽矣濮氏曰在彼不以我革其命而有惡於我知天命無常惟德是與其心服也在我不以彼墜其命而有厭於彼崇德象賢統承先王忠厚之至也

振鷺一章八句

豐年多黍多稌 音杜 亦有高廩 力錦反 萬億及秭 咨履切 爲酒爲醴 烝畀祖妣 以洽百禮 降福孔皆 叶舉里反 ○賦也稌稻也黍宜高燥而寒稌宜下濕而暑黍稌皆熟則百穀無不熟矣亦助語辭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烝進畀予洽備皆徧也○此秋冬報賽田事之樂歌蓋祀田祖先農方社之屬也言其收入之多至於可以供祭祀備百禮而神降之福將甚徧也

〔補〕李氏曰說文云黍禾屬而黏曰黍天官一云牛宜稌鄭注稌稉也
〔疏〕嚴氏謂稌稬稻也其穀宜黍則揚下濕其穀宜稌釋文稬
會毛氏曰稟藏穀孔氏曰地官廩人掌米曰廩明堂位米廩
則廩稼容米粟曹氏曰酒正辨三酒清酒供祭祀鄭氏謂作山
冬醸接夏成又辨五齊音劑醴酒最濁鄭氏謂成而汁滓相將
如今甜酒詩故曰周以后稷爲祖姜嫄爲妣然祭祀無不在也
故曰以祖妣言之疊山謝氏曰百禮如禮儀三百之類民
知禮則風俗厚風俗厚則天下服君臣上下皆樂年豐矣

豐年一章七句 〇愚按濮氏謂此年穀始登而薦宗廟之樂歌當烝以其有烝畀祖

批之始執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 賦也瞽樂官無目者也〇序以此爲始作樂而合乎祖之詩兩句總序其
事〔疏〕鄭氏曰周禮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六十人有
比〔疏〕視瞭者相之孔氏曰庭廟庭濮氏曰王者功成作樂而
始合奏于祖廟此工歌也又曰始
言樂器中言樂器終言樂之美
設業設虡音巨崇牙樹羽
應田縣鼓鞉音桃磬柷尺叔反圉魚呂反既備乃奏叶音祖簫
管備舉 以上叶瞽字〇業虡崇牙見靈臺篇樹羽置五采之
羽於崇牙之上也應小鞞田大鼓也鄭氏曰田當作

鼗小鼓也縣鼓周制也夏后氏足鼓殷楹鼓周縣鼓鞉如鼓而小有柄兩耳持其柄搖之則旁耳還自擊磬石磬也柷狀如漆桶以木為之中有椎連底撞之令左右擊以起樂者也圉亦作敔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尺櫟之以止樂者也簫編小竹管為之管如篴併兩而吹之者也

孔氏曰植者為虡橫者為栒大板謂之業所以飾此栒而為崇牙刻之如鋸齒捷業然故曰業其形卷然可以縣鼓磬樹五采之羽以為文畫繒為翣戴以璧垂五采羽於栒之角明堂位所謂夏后氏之龍簨虡殷之崇牙周之璧翣以見飾之彌多也曹氏曰蓋橫木為簨簨飾以鱗屬植木為虡虡飾以贏羽之屬又加大板於上形捷業然此夏后氏制也防於龍簨上制畫為重牙以縣紘所謂崇牙也周又畫繒為翣戴以璧垂五采羽於其下所謂樹羽也孔氏曰大鼓曰鼖小鼓曰應大射禮應鞞在建鼓東則為應和建鼓也然鞞共文是為一器其鼗縣之虡業曹氏曰足鼓則以跗承之楹鼓則以柱貫之周鼓始垂之於簨虡故謂之垂鼓也王氏曰簫大者編二十三管長尺四寸小者十六管長尺二寸參差象鳳翼簫管未詳○愚按春官笙師篴管杜子春讀之小者言其小所以為備也○為蕩滌之滌今時所吹五空竹篴意與笛同詳見韻往

喤喤（音橫）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以上叶與字○我客二王後也觀視也成樂闋也如簫韶九成之成獨言二王後者猶曰虞賓

在位我有嘉客子孟王氏曰喤喤羨也孔氏曰喤喤然和集
尤以是為盛耳 附錄 諸聲皆肅敬和諧而鳴不相奪倫疊山
謝氏曰舜作樂而曰虞賓在位祖考來格成王合樂而曰先祖
是聽我客戾止以先代之後與祖宗並言尊之至也書曰崇德
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
非尊其後尊聖帝明王也

有瞽一章十三句

猗於宜反與音余漆沮七余反潛有多魚有鱣張連反有鮪叶于
軌反鰷音條鱨音常鰋音偃鯉以享以祀叶逸織反以介景福叶筆力反
○賦也猗歎辭潛槮也蓋積柴養魚使得藏隱避寒因以薄
圍取之也或曰藏之深也鰷白鰷也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天
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李 附錄 猗與嘆美辭猶言美哉也漆
壽高鰷于渴額山其樂聞也 沮岐周之水毛詳見綿注鱣
大要鮪鮥鄭鱣鮪詳見碩人鱣形狹而長若條然魚性浮似鮪
而白陸氏鱗黃鱗魚陸機云今黃頰魚似燕頭魚身鱣額白魚
北野赤鯉
魚也李

潛一章六句

有來雝雝（與公叶　紆內同）至止肅肅。相（息亮反）維辟（音璧）公，天子穆穆。

雝雝，和也。肅肅，敬也。相，助祭也。辟公，諸侯也。穆穆，天子之容也。○此武王祭文王之詩。言諸侯之來，皆和且敬，以助我之祭事，而天子有穆穆之容也。

於（音烏）薦廣牡，相（上同）予肆祀（叶養里反）。假（古雅反）哉皇考（叶音口），綏予孝子（叶獎里反）。

○於，歎辭也。廣牡，大牲也。肆，陳。假，大也。皇考，文王也。綏，安也。孝子，武王自稱也。○言此和敬之諸侯，薦大牲以助我之祭事，而大哉之文王，庶其享之，以安我孝子之心也。

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叶鐵因反），克昌厥後。

宣，通。哲，知。燕，安也。○此美文王之德，宣哲則盡人之道，文武則備君之德，故能安人以及于天，而克昌其後嗣也。蘇氏曰：周人以諱事神，文王名昌，而此詩曰克昌厥後，何也？曰：周之所謂諱，不以其名號之耳，不遂廢其文也。諱其名而廢其文者，周禮之末失也。

[illegible]李氏曰：周人所以事神者，如稱文子則不斥之曰文王昌，如此而已。書稱惟有道曾孫發，但曰元孫某，史官不敢斥其名故也。如穆王名滿，當時亦有王孫滿；襄王名鄭，當時亦有衛侯鄭；魯武公名敖，而後世臣有公孫敖。觀此則知此詩言克昌厥後，噫嘻詩言駿發爾私，皆未嘗諱也。孔子作春秋，如匡王名班，而春秋亦書曹伯班；簡王名夷，而春秋亦書晉

侯夷吾皆未覺爲之諱曾氏曰燕及皇天則陰陽和而風雨時日月光而星辰靜无錯行失序妄動之変**綏我眉**

壽叶殖酉反**介以繁祉既右**音又**烈考**叶口**音亦右文母**叶滿彼反

。右尊也周礼所謂享右祭祖是也烈考猶皇考也文母大姒也。言文王昌厥後而安之以眉壽助之以多福使我得以右于烈考。愚謂以文母饗之則烈考爲文王無疑文母也。此詩爲武王祭文王之詩亦無疑矣

雝一章十六句

周禮大師及徹帥学士而歌徹說者以爲即此詩論語亦曰以雍徹然則此蓋徹祭所歌而亦名爲徹也

載見賢遍反下同**辟**音璧**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

鞗音條**革有鶬**七羊反**休有烈光**

〔賦〕也載則也發語辭也章法度也交龍曰旂陽明也軾前曰和旂上曰鈴央央有鶬皆聲和也休美也。此諸侯助祭于武王廟之詩先言其來朝稟受法度其車服之盛如此〔發〕

〔說〕曹氏曰陽陽色鮮明孔氏曰和亦鈴也爾雅云有鈴曰旂郭璞云縣鈴於竿頭畫交龍於旒曹氏曰左傳錫鸞和鈴杜預云和在軾鄭氏曰鞗革轡首也鶬金飾貌即鞗革金飾貌烈大也

率見昭考以孝以享

叶虛良反。○昭考武王也。廟制太祖居中，左昭右穆。周廟文王當穆，武王當昭。故書稱穆考文王，而此詩及訪落皆謂武王爲昭考。此乃言王率諸侯以祭武王廟也。

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後五反

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叶音古。○思純嘏皆大也美也。又言孝享以介眉壽而受多福，是皆諸侯助祭有以致之，使我得繼而明之以至于純嘏也。蓋歸德于諸侯之辭，猶烈文之意也。

載見一章十四句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叶滿補反 有萋有且，七序反 敦都回反琢其旅。賦也。客，微子也。周既滅商，封微子於宋以祀其先王，而以客禮待之，不敢臣也。亦，語辭也。殷尚白，修其禮物，仍殷之舊也。萋且，未詳。傳曰：敬慎貌。敦琢，選擇也。旅，其卿大夫從行者也。○此微子來見祖廟之詩，而此一節言其始至也。曹氏曰：記曰：商人白馬黑首。宗廟齊毫以色爲尚，故乘白馬。萋如萋兮斐兮，且如籩豆有且，言其萋且有文。鄭氏曰：敦琢者以賢美之故以玉言之。

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陟立反 以縶其

馬同上。一宿曰宿，再宿曰信。縶其馬，愛之不欲其去也。此一節言其將去也。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追之，已去而復還之，愛之無已也。左右綏之，言所以安而留之者無方也。淫威，未詳。舊說淫，大也。統承先王，用天子禮樂，所謂淫威也。夷，易也，大也。此一節言其留之也。濮氏曰：左傳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淫是過中之意。◦又一說張氏□武貞之誅昔旣有淫威而今也降福孔夷書辭順之異加此濮氏曰此宋公來朝將去而王燕餞之將振鷺詩爲首末也亦以爲來見祖廟則詠意不明今之祖廟固欲安京師而用之廟祢助祭於王何得微福詩中亦無以見之

有客一章十二句

於音烏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音指定爾功。[illegible]也。於，歎辭。皇，大。遏，止。劉，殺。耆，致也。◦周公象武王之功，爲大武之樂。言武王無競之功，實文王開之，而武王嗣而受之，勝殷止殺，以致定其功也。濮氏曰：左傳以此詩爲大武之首章，而賚爲第三章，桓爲第六章。然周頌皆一章而已，無分章也。先儒謂武者後世取而用之，於其事不可知也。

武一章七句春秋傳以此為大武之首章也大武周公象武王武功之舞歌此詩以奏之禮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然傳以此詩為武王所作則篇內已有武王之謚而其說誤矣

臣工之什十篇十章一百六句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四之三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叶徂候反嬛嬛其傾反在疚音救於音烏乎音呼皇考叶祛候反永世克孝叶呼侯反○賦也成王免喪始朝于先王之廟而作此詩也閔病也予小子成王自稱也造成也嬛與煢同無所依怙之意疚哀病也匡衡曰煢煢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皇考武王也歎武王之終身能孝也鄭氏曰閔悼傷之言孔氏曰左傳寡君小遭閔凶則是閔者凶喪之稱曹氏曰曲禮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說哲謂諸未取稱一人也右氏門嬛煩哀此獨之義同嬛嬛孤獨也左氏亦有在疚之文亦是君喪之稱也王雖朝于廟然去喪未甚遠故猶以死喪為言念茲皇祖陟降庭叶去聲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皇祖文王也承上文言武王之孝思念文王常若見

其陟降於庭猶所謂見堯於墻見堯於羹也楚詞云三公揖讓登降堂只與此文勢正相似而東陽引此句顯註亦云若神明臨其軒庭其祀

於乎二字同上皇王繼序思不忘皇王兼指文武也承上文言我之所以夙夜敬止者思繼此序而不忘耳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此成王除喪朝廟所作疑後世遂以為嗣王朝廟之樂後三篇放此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音烏乎音呼悠哉朕未有艾五蓋反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乃旦反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賦也訪問落始悠遠也艾如夜未艾之艾判分渙散保安明顯也。成王既朝于廟因作此詩以道延訪羣臣之意言我將謀之於始以循我昭考武王之道然而其道遠矣予不能及也將使予勉強以就之而所以繼之者猶恐其判渙而不合也則亦繼其上下於庭陟降於家庶幾賴皇考之休有以保明吾身而已矣【纂疏】曾氏曰凡宮室始成則落之故以落為始王氏曰保其身無危亡之憂明

其身與賢聖○此謂此篇成王除喪初廷訪于廟之所作也自之洪上氏繼猶判渙而上猶有皇皇如有所求而弗獲之意自繼予小子而下則君焉高儼捨法或見之也其曰訪予落止深時閔予也如有所求也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對其道之深而未有所止也將予就之以為道在是而可就矣繼猶判渙乃假爾分判渙散而雖有可就若焉於是致其對曰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將何以淑其後乎姑上下以紹於庭除之閒乃若見其陟降于厥家焉是則皇考休美之道初之甚可親而將判渙者今則君焉高懷愴若或見之求是以保明吾之身矣而其詩想其形容成臣之思慕皇考後繼後述何其徽婉懇切又覆冊盡有無窮之嘆誠也哉

訪落一章十二句說同上篇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叶新夷反命不易以豉反哉叶將黎反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叶津之反○賦也顯明也思語辭也士事也○成王受羣臣之戒而述其言曰敬之哉敬之哉天道甚明其命不易保也无謂其高而不吾察當知其聰明明畏常若陟降於吾之所為而无日不臨監于此者不可以不敬也

維予小子叶獎里反不聰敬止日就

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叶謨郎反佛符弗反又音弼時仔音咨肩示

我顯德行叶下孟反叶戶郎反○將進也佛弼通仔肩任也○此乃自為答之之言曰我不聰亦未能敬也然願學焉庶幾日有所就月有所進續而明之以至于光明又賴羣臣輔助我所負荷之任而示我以顯明之德行則庶乎其可及爾

【輯錄】日就月將是日成月長就成也將大也

【纂疏】輔弼之佛者言正救其失不專順從之也李迂云其求之也佛拂不順也猶孟子所謂法家拂士是也○愚按孔氏釋文王篇允周之士亦士若下至諸侯及王朝公卿大夫總稱切考此篇恐非羣臣進戒之詩或者又為成王自戒并戒羣臣以求助此所作也何則成[illegible]謹畏之賢君知天有顯道命之難諶不可不致其敬也若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毋難常而匪易也爾羣臣毋曰高高在上其實陟降于爾衆士日監在茲也今予小子雖非有聰明之資然而自知所敬日就月將以勉勤於學求以緝熙于光明爾衆士其輔弼我示我以顯然之德行其幾其可以體而行之以為述續天命之本也一篇大意不過如此吕說亦恐誤矣

敬之一章十二句

予其懲直升反而毖後患莫予荓普經反蜂自求辛螫施隻反

反肇允彼桃蟲拚芳煩反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乃旦反予又集于蓼音了○賦也懲有所傷而知戒也毖慎荓使也蜂小物而有毒肇始允信也桃蟲鷦鷯小鳥也拚飛貌鳥大鳥也鷦鷯之雛化而為鵰故古語曰鷦鷯生鵰言始小而終大也蓼辛苦之物也○此亦訪落之意成王自言予何懲而謹後患於荓蜂而得辛螫信桃蟲而不知其能為大鳥此其所當懲者蓋指管蔡之事也然我方幼沖未堪多難而又集于辛苦之地羣臣奈郭璞云鷦鷯桃蟲山陰陸氏云說苑何捨我而弗助哉【附錄】鷦鷯巢於葦苕繫之以髮加性焉鷦性巧故俗呼巧婦一名工雀一名女匠其喙尖利如錐取茅秀為巢至精密以麻紩之言其如刺韈然故一名韈雀其化轉為鵰鶚蘇氏云成王始信二叔而疑周公既而悟其姦故曰予其懲而謹後患東萊呂氏曰莫如予前之使蜂自求辛螫謂信管蔡之時也鄭氏曰管蔡初鷦鷯之小後叛而作亂猶鷦鷯翻飛為大鳥也

小毖一章八句

鄭氏曰小毖者謹之於小也謹之於小則大患無由至矣

載芟載柞側百反叶疾各反其耕澤澤音釋叶徒洛反○賦也除草曰芟除木曰柞秋官柞氏掌攻草木【附錄】呂氏周官薙氏掌殺草秋繩○遂謂畀地澤澤解散也而次之張氏曰耕犁也隰恐

讀作平字隰澤指水田也千耦其耘徂隰徂畛音真〇耘去苗間草也隰爲田之奧也畛阡陌也

[illegible]疊山謝氏曰徂往也嚴氏曰下濕曰隰孔氏曰畛官猶人卜夫有備〻上有畔侯主侯伯侯亞

侯旅侯彊侯以有嗿它感反其饁于輒反思媚其婦有依

其士叶與以有略其耜叶士反俶載南畝叶滿委反〇主家長也伯長子也亞

仲叔也旅眾子弟也彊民之有餘力而來助者遂人所謂以彊

予任甿者也以能左右之曰以太宰所謂閒民轉移執事者若今

時傭力之人隨主人所左右者也嗿眾飲食聲也媚順也依

愛也士夫也言餉婦與耕夫相慰勞也略利也俶始載事也[illegible]

曹氏曰侯雖饁饋餉亦作樂相慰勞也士不辭耕稼之勞而知愛其婦

婦不憚饁餉之煩而知依其士有和眾之風焉耜耒首斷木之

爲利則入上也深播厥百穀實函斯活叶呼酷反〇函含活生也既播之其實含氣而生也[illegible]

[illegible]鄭氏曰播種實種子驛驛其達叶他悅反有厭其傑驛驛苗生貌達出土也厭受氣足也

傑先長者也厭厭其苗緜緜其麃表驕反〇緜緜詳微也麃耘也[illegible]王氏曰其達之

末如[illegible]然前日千耦其耘則既耕而耘今日緜緜其麃則既苗而耘以緜緜爲善以務治也載穫濟濟子

猪反有實其積叶子隊反叶上聲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

以洽百禮濟濟人衆貌實積之實貌積露積也言其收之多而可以爲酒醴三酒五齊祭祀則備正供之外有十倫其禮尤繁皆以酒正行之故可以洽百禮有飶蒲即反其香邦家之

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飶芬香也未詳何物胡壽也以燕賓客則邦家之所以光也以共養耆老則胡考之所以安也曹氏曰飶椒皆酒醴芬芳之氣李氏曰胡考老人也冠禮說云永受胡福注胡遐也

孔氏曰左傳二十二年鄭及胡者周書謚法保民耆艾曰胡二者老而有成德也孔氏

斯今叶音經振古如茲匪且有且匪今斯今叶音經振古如茲無說未詳○且此也擬也言非獨此處有此稼穡之事非獨今時有今豐

年之慶蓋自極古以來已如此矣猶言自古有年也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此詩未詳所用然辭意與豐年相似其用應亦不殊

畟畟楚側反良耜叶養里反俶尺叔反載南畝叶滿委反○畟畟嚴利也播

厥百穀實函斯活叶呼酷反說見前篇鄭氏曰良善也利善之耜或來瞻

女（音汝）載筐及筥其饟（式亮反）伊黍（或來瞻女婦子之來饁者也筐筥飯具也）其笠伊糾（叶其了反）其鎛（音博）斯趙（直了反）以薅（呼毛反）荼蓼（音了）（糾然笠之輕舉也趙刺薅去也荼陸草蓼水草一物而有水陸之異也今南方人猶謂蓼為辣荼或用以毒溪取魚即所謂荼毒也）〔纂疏〕毛氏曰笠所以禦暑雨補傳曰糾糾以繩縱而成孔氏曰鎛鋤類說文薅拔田草

荼蓼朽止黍稷茂止（叶莫口反）（毒草朽則土熱而苗盛）穫之挃挃（珍栗反）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毗志反）如櫛（側瑟反）以開百室（挃挃穫聲也栗栗積之密也櫛理髮器言密也百室一族之人也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族人輩作相助故同時入穀也）〔纂疏〕毛墉城孔城言其寬

百室盈止婦子寧止（盈滿寧安也）殺時犉（如純反）牡有捄（音求）其角（叶盧谷反）以似以續續古之人（無韻未詳○黃牛黑脣曰犉捄曲貌續謂續其先祖以奉祭祀）〔纂疏〕李氏曰百室既盈婦子於是寧蓋終歲勤動不得安寧今農事已畢故各享其樂也又曰鄭氏曰聖人之為詩道其耕耨播種之勤而述其終歲倉廩豐實婦子喜樂之際以感動其意故曰畟畟良耜以薅荼蓼當此之

時民既勞矣故為之言其室家之盛而慰勞之若以勸率其事而其終章曰榮家朽止至續古之人當此之時歲功既畢民之勞者得以與其婦子皆樂於此休息閒暇飲食酒肉以自佚於一時其說甚善夫詩之可以興者所以感發人之善志故先言勤勞後言逸樂使夫勤者有以自志其勤勞而怠者亦知以自奮則天下之人趨事赴功而其心未嘗怠於三農之務此蘇氏曰以嗣以續與來歲繼往歲也續古之人庶幾不替其先也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 或疑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等篇即所謂豳頌者其詳見於豳風及大田篇之末亦未知其是否也

絲衣其紑、孚浮反 載弁俅俅、音求 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乃代反 鼎及鼒、宗叶津之反 兕觥其觩、音求 旨酒思柔、不吳音話 不敖、音傲 胡考之休、賦也絲衣祭服也紑潔貌載戴也弁爵弁也士祭於王之服俅俅恭順貌基門塾之基鼐大鼎鼒小鼎也思語辭柔和也吳譁也○此亦祭而飲酒之詩言此服絲衣爵弁之人升門堂視壺濯籩豆之屬降往於基告濯具又視牲從羊至牛反告充已乃舉鼎冪告絜禮之[illegible]孔次也又能謹其威儀不諠譁不怠敖故能得壽考之福[illegible]氏

曰爵弁之服玄衣纁裳或曰絲爲之故云絲衣曹氏曰餘衣皆用布惟冕與爵弁服用絲大夫以上祭服謂之冕士祭服謂之弁其首服弁則衣用絲故知絲衣爲助祭之服也毛氏曰爵弁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繹禮輕使士孔氏曰蓋亦宗伯之屬爲士也繹宮云門側之堂謂之塾陳氏曰廟門之外有塾焉以繹尸也鄭氏曰鼎圜弇上謂之鼒兕觥罰爵觥然徒設而無所用之疊山謝氏曰罰其不如儀者兕觥雖然而在前使人見之而肅敬○李氏曰吳大聲也

絲衣一章九句此詩或紑俅牛觩柔休並叶基韻或基鼒並叶紑韻

於音烏鑠式灼反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illegible]我龍受之蹻蹻居表反王之造叶祖侯反載用有嗣叶音詞實維爾公允師

賦也於歎辭鑠盛遵循熙光介甲也所謂一戎衣也龍寵也蹻蹻武貌造爲載則公事允信也○此亦頌武王之詩言其初有於鑠之師而不用退自循養與時皆晦既純光矣然後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後人於是寵而受此蹻蹻然王者之功其所以嗣之者亦維武王之事是師爾一說實維爾公允師疊山謝氏曰武王之武實爲爾公心之發見无一毫私意也以公心定天下宜乎其爲王者之師也

酌一章八句 酌即勺也內則十三舞勺即以此詩為節而舞也然此詩與賚般皆不用詩中字名篇疑取樂節之名如曰武宿夜云爾

綏萬邦婁力住反豐年天命匪解佳賣反 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音烏昭于天皇以閒之 賦也

綏安也桓桓武貌大番之後必有凶年而武王克商則除害以安天下故屢獲豐年之祥傳所謂周饑克殷而年豐是也然天命之於周久而不厭也故此桓桓之武王保有其士而用之於四方以定其家其德上昭于天也閒字之義未詳傳曰閒代也言君天下以代商也此亦頌武王之功

〔餘論〕季氏曰士與熊羆之士虎賁之士同嚴氏曰多方云有邦閒之

桓一章九句 春秋傳以此為大武之六章則今之篇次蓋已失其舊矣又篇內已有武王之謚則其說武王時作者亦誤也序以為講武類禡之詩豈後世取其義而用之於其事也歟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音烏繹思 賦也應當也敷布時是也繹尋繹也於歎辭繹思尋繹而思念也○此頌文武之功

而言其大封功臣之意也言文王之勤勞天下至矣其子孫受而有之然而不敢專也布此文王功德之在人而可繹思者以賚有功而往求天下之安定又以為凡此皆周之命而非復商之舊矣遂嘆美之而欲諸臣受封賞者繹思文王之德而不忘也

賚一章六句 春秋傳以此為大武之三章而序以為大封於廟之詩說同上篇

於音烏皇時周陟其高山墮吐果反山喬嶽允猶翕許及反河敷天之下裒蒲侯反時之對時周之命 賦也高山泛言山耳墮則其狹而長者喬高也嶽則其高而大者允猶未詳或曰允信也猶與由同翕河河善泛溢今得其性故翕而不為暴也裒聚也對答也言美哉此周也其巡守而登此山以柴望又道於河以周四嶽凡以敷天之下莫不有望於我故聚而朝之方嶽之下以答其意耳 曹氏曰於嘆皇美嚴氏曰禹貢河自大陸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注同為一大河名逆河翕河即逆河也

般一章七句 般義未詳 濮氏曰如序所云宜與時邁相次亦告祭之樂歌也

閔予小子之什十一篇一百三十六句

詩卷第十九

詩卷第二十

朱子集傳

新安後學胡一桂附錄纂疏

魯頌四之四

魯少皞之墟在禹貢徐州蒙羽之野成王以封周公長子伯禽今襲慶東平府沂密海等州即其地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故賜伯禽以天子之禮樂魯於是乎有頌以爲廟樂其後又自作詩以美其君亦謂之頌舊說皆以爲伯禽十九世孫僖公申之時今无所考獨閟宫一篇爲僖公之詩无疑耳夫以其詩之僭如此然夫子猶錄之者蓋其體固列國之風而所歌者乃當時之事則猶未純於天子之頌若其所歌之事又皆有先王禮樂教化之遺意焉則其文疑若猶可予也况夫子魯人亦安得而削之哉然因其實而著之而其是非得失自有不可揜者亦春秋之法也或曰魯之无風何也先儒以爲時王褒周公之後比於先代故巡守不陳其詩而其篇第不列於太師之職是以宋魯无風其或然歟或謂夫子有所諱而削之則左氏所記當時列國大夫賦詩及吳伯豈周季子觀周樂皆無曰魯風者其說不得通矣頌[illegible]亦告

於神明却魯頌中多是頌當時之君如戎狄是膺荊舒是懲𢡟公宜有此事曰是頌願辭又問孟子引以爲周公如何曰孟子引經自是不仔細當曹氏曰地理志云魯地奎婁之分埜東至海南有泗水至淮孔氏曰修泮宮春秋不書者修謂舊有其宮修行其教斈之法功費少非城郭都邑例所不書也春秋經傳僖公无伐淮夷之事當是史脫漏修姜嫄廟春秋不書者魯國舊有此廟更修理之用功少例所不書也又曰此雖名爲頌而体実國風非告神之歌曹氏曰今以其体觀之分章斷句実変風之流耳嚴氏曰魯頌〻之変也周之王也積累深厚由風而雅〻而頌及其衰也至誌風始變至厲雅始変至平雅遂亡頌聲之息前乎風雅之變矣越桓莊僖惠至襄而魯乃有頌雅頌天子之詩也頌非所施於魯況頌其祖乎考其時則諸侯其礼則誅汰之哉克也不如林放矣聖筆不削其以著魯之僭而謗周之衰與是故雅変而亡頌亡而変雅之亡甚於変頌之變其於亡也騶實風耳存其頌名而謂之変頌可也嚴氏曰魯無変風人皆曰夫子刪之不知如敝笥載騶狗嗟諸詩亂而繫之齊矣。一說項氏曰頌皆祭祀之詩駉當是祭馬社馬祖馬步之詩有駜則既祭而燕之詩也泮水亦祭於祖而燕之詩魯人將祀上帝必先有事於泮林卽此祭所也閟宫卽祭新廟之詩序所謂頌

僖公者皆洪其實也

駉駉古熒反牡馬叶滿補反在坰古熒反之野叶上與反薄言駉者叶章與反有驈戶橘反有皇有驪力知反有黃以車彭彭叶鋪郎反思無疆思馬斯臧○賦也駉〻腹幹肥張皃邑外謂之郊〻外謂之牧〻外謂之野〻外謂之林〻外謂之坰驪馬白跨曰驈黃白曰皇純黑曰驪黃騂曰黃彭〻盛皃思無疆言其思之深廣无窮也臧善也○此詩言僖公牧馬之盛由其立心之遠故美之曰思無疆則思馬斯臧矣衛文公秉心塞淵而騋牝三千亦此意也

鄭氏曰以牧於坰野者避民居與良田也曹氏曰薄言駉者略舉其種類也郭氏曰跨髀間也跨者跨據之處孔氏曰騂赤色黃騂謂黃而雜赤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音隹有駓符悲反有騂有騏以車伾伾符丕反思無期思馬斯才叶前西反○賦也蒼白雜毛曰騅黃白雜毛曰駓赤黃曰騂青黑曰騏伾伾有力也无期猶无疆也才材力也

孔氏曰雜毛是雜有二種之色相間雜上云黃白黃騂比一色毛中自有淺深與上二色者異故不云雜毛也黃白雜毛曰駓郭璞云今之桃

華馬。赤黃曰騂，謂赤而微黃，其色鮮明者也。上云黃騂，則謂其黃而微赤；此云赤黃，則謂其赤而微黃。青黑曰騏，謂青而微黑，今之綦馬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徒河反有駱，有駵有雒，以車繹繹叶弋灼反。思無斁叶弋灼反，思馬斯作。賦也。青驪驎曰驒，色有深淺，斑駁如魚鱗，今之連錢驄也。白馬黑鬣曰駱。赤身黑鬣曰駵。黑身白鬣曰雒。繹繹，不絕貌。斁，厭也。作，奮起也。孔氏曰：青驪驎曰驒。孫炎云：色有淺深，似魚鱗也。駵馬駁駵為赤色，若身鬣俱赤則騂馬，故赤身黑鬣曰駵。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音因有騢音遐叶洪孤反，有驔音簟有魚，以車祛祛起居反。思無邪叶祥余反，思馬斯徂。賦也。陰白雜毛曰駰。陰，淺黑色，今泥驄也。彤白雜毛曰騢。豪骭曰驔，毫在骭而白也。二目白曰魚，似魚目也。祛祛，彊健也。徂，行也。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蓋詩之言，美惡不同，或勸或懲，皆有以使人得其情性之正，然其明白簡切，通于上下，未有若此言者，故特稱之，以為可當三百篇之義，以其要為不過乎此也。學者誠能深味其言，而審於念慮之間，必使無所思而不出於正，則日用云為，莫非天理之流行矣。蘇氏曰：昔之為詩者，未必知此也，孔子讀詩至此，而有合於其心焉，是

以服之蓋孔氏曰郭璞云彤赤也騢今赭白馬斯文骨骹驔章云亦也郭璞云骭脚脛然則骭者膝下之名蓋謂毫毛在骭而白長名為驔也爾雅一目白曰瞯二目白曰魚

駉四章章八句

有駜蒲必反有駜駜彼乘黃繩證反夙夜在公在公明明叶謨郎反振振鷺鷺于下叶後五反鼓咽咽烏玄反醉言舞于胥樂兮音洛

興也駜馬肥彊貌明明辨治也振振羣飛貌鷺鷺羽舞者所持或坐或伏如鷺之下也咽咽與淵同鼓聲之深長也或曰鷺亦興也胥相也醉而起舞以相樂也此燕飲而頌禱之詞也孔氏曰四馬曰乘黃黃馬也曹氏曰東魯之羣臣皆乘其駜然純色壯健之馬來朝夙夜在于公所而不敢懈怠以其在公明明則敬事皆修明分歐陽氏曰振振鷺取其修潔而有威儀也蘇氏曰公於是燕之以禮樂士之來者如鷺鷺之集其醉者或起舞以相樂則之至也

○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

興也鷺于飛舞者振作鷺羽如飛也毛氏曰夙夜在

公於公飲酒言臣有餘敬君有餘惠鄭氏曰飛喻羣臣醉欲退也曹氏曰上章言醉言舞以樂成之也此章醉言歸以禮御之也

○有駜有駜駜彼乘駽（呼縣反） 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叶羽已反） 君子有穀詒孫子（叶奬礼反） 于胥樂兮

賦也青驪曰駽今鐵驄也載則也有有年也穀善也或曰祿也詒遺也頌禱之辭也李氏曰載燕亦飲酒也孔氏曰君子僖公曹氏曰君民如此豈不得矣後何為哉若自此年穀常登子孫相承力於為善則無疆之休也蘇氏曰穀祿臣願其君富且百後也

有駜三章章九句

思樂（音洛）泮（音判）水薄采其芹（其斤反） 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叶其斤反） 其旂茷茷（蒲害反） 鸞聲噦噦（呼會反） 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賦其事以起興也思發語辭也泮水泮宮之水也諸侯之學鄉射之宮謂之泮宮其東西南方有水形如半璧以其半於辟廱故曰泮水而宮亦以名也芹水菜也戾至也茷茷飛揚也噦噦和也此飲於泮宮而頌禱之詞也

〔疏〕毛氏曰天子曰辟廱諸侯曰泮宮鄭氏曰辟廱者築土雝水之外圓如璧四方來觀者均也泮之言半也泮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李氏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如漢明帝開辟廱冠帶搢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居表反其馬蹻蹻其音昭昭叶之遶反載色載笑匪怒伊教賦其事以起興也蹻蹻盛貌色和顏色也〔纂疏〕黃氏曰藻解見召南采蘋菁莪之序曰能長育人才則天下喜樂之矣魯人之樂泮水非樂乎泮水也樂乎僖公之賢而人才所賴以長育成就也薄采其芹薄采其藻芹藻微物也而樂之有餘所樂者在僖公而寓於芹藻也樂心一生則烏可已覩其旂則樂其茷茷聞其鸞則樂其噦噦哉見其馬則樂其蹻蹻人之樂之也如此僖公何以得此哉魯人敢敬色載笑即之也溫匪怒伊教循循善誘僖公之育才可見矣鄭氏曰其音昭昭僖公德音也○思樂泮水薄采其茆叶謨九反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叶魯吼反順彼長道叶徒吼反屈此羣醜賦其事以起興也茆鳧葵也葉大如手赤圓而滑江南人謂之蓴菜者也長道猶大道也屈服醜衆也此章以下皆頌禱之辭也〔纂疏〕曹氏曰醢人有茆菹為朝

事之臣黄氏曰在泮飲酒見僖公略其邦君之勢而與賢者相忘於飲酒之樂也曹氏曰古者天子將出征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定兵謀之謂也僖公將伐淮夷則召先生君子飲于泮宮以謀之於是取其長策順而行之固已制勝於公堂之上矣○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音格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侯五反叶○昭明也假與格同烈祖周公魯之始封者[illegible]鄭氏曰則法也曹氏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所謂允文也[illegible]也順彼長道屈此羣醜所謂允武也伯禽有征淮徐之功魯之烈祖也僖公文武之德復能服淮夷是以昭假于烈祖盖孝者善繼志述事者也○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叶蒲北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古獲反叶况璧反淑問如皐陶叶夷周反在泮獻囚叶也○矯矯武貌馘所格者之左耳也淑善也問訊囚也囚所虜獲者盖古者出兵受成於學及其反也釋奠於學而以訊馘告故詩人因魯侯在泮而願其有是功也○

濟濟子禮反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他歷反彼東南叶尼心反烝烝皇皇不吳音話不揚不告于訩

音肉 在泮獻功 賦也貴推而大之也德心善意也狄猶遏也東南謂淮夷也烝烝皇皇盛也不吳不揚肅也不告于訩師克而和不爭功也 毛氏曰伯相武兒鄭氏曰烝烝然進進李氏曰皇皇大曹氏曰其進近而向激也烝烝然其合衆而為大也皇皇然鄭氏曰吳譁李氏曰揚舉揚也鄭氏曰訩訟李氏曰征伐有交爭者則必告治獄之官伯州犂之事是也左襄二十六年楚子侵鄭鄭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犂伯州犂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犂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言爭其功者職士之○脩也說序於萬死之間惟圖專賞而已則其爭功無所不至

角弓其觩 音求 束矢其搜 色留假反 戎車孔博徒御無斁 叶弋灼反 既克淮夷孔淑不逆 叶宜脚反 式固爾猶淮夷卒獲 叶黃郭反○賦也觩弓貌五十矢為束或曰百矢也搜矢疾聲也博廣大也無斁言競勸也逆違命也蓋能審固其謀猶則淮夷終無不獲矣 孔氏曰荀卿論兵云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是一弩用五十矢前毛氏之入師故從其言以五十矢為束大司寇云入束矢於朝注古者一弓百矢與書合又僖傳所言賜諸侯以弓矢者皆云彤弓一彤

矢百以一云百矢故謂束矢當白質 ○ 翩彼飛鴞（呼驕反）集于泮林食我桑黮（尸荏反）懷我好音憬（九永反）彼淮夷來獻其琛（敕金反）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賦也鴞惡聲之鳥也黮桑實也憬覺悟也琛寶也元龜尺二寸賂遺也南金荊揚之金也此章前四句興後四句如行葦首章之例也

鄭氏曰懷歸曹氏曰傳曰乳鴞養性人所好以桑黮耳湖鴞鳴革響是知鴞食桑黮則其音變而美也泮林有黮鴞來食之歸我好音則淮夷被泮宮禮義之化其有不革面而承服者哉李氏曰觀書所載伯禽宅曲阜徐戎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是淮夷世爲魯患久矣僖公時乃能使之順服貢獻亦此孟子所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 ○ 愚按此篇言作泮宮克淮夷春秋皆不載先儒多疑之蘇氏以爲泮宮僖公因舊而修是以不見於春秋至於克淮夷則小以爲疑而曰詩中云式固爾猶淮夷卒獲有所未獲而終獲之則其所獲尚少也而朱子於集傳三章以下謂頌禱之辭蓋皆以爲僖公存日之詩也孔氏辨史克文公將爲史官魯頌作於僖公薨後其詳纂見駉詩序下竊謂春秋經也魯頌亦經也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豈作泮宮克淮夷皆史闕文孔子但據春秋以脩之今何幸有魯頌以補春秋之闕足備僖公之事後之誦其詩愛其人者正當爲僖公壽之不暇尚何過疑之有哉若然則魯頌皆僖公實事夫子刪

宜之詩不能載今謂皆言矣

泮水八章章八句

閟筆位宮有侐況域反實實枚枚赫赫姜嫄音元其德不回叶胡隈反上帝是依叶音隈無災無害彌月不遲叶陳回反是生后稷降之百福叶筆力反黍稷重直龍反穋音六叶六直反稙徵力反穉菽麥叶訖力反奄有下國叶于逼反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求許反奄有下土纘禹之緒象呂反○賦也閟深閉也宮廟也侐清靜也實鞏固也枚枚礱密也時盛修之故詩人歌詠其事以為頌禱之詞而推本后稷之生而下及于僖公耳回邪也依猶眷顧也說見生民篇後種曰穉奄有下國封於邰也孔氏曰重往緒業也禹治洪水既平后稷乃始播百穀見七月詩墮稑稙穉生熟早晚之異稱非穀名李氏曰菽大豆劉氏曰奄有下土謂言稷窮稼而有天下之意毛氏曰先妣姜嫄廟在周孟仲子曰是禖宮也孔氏曰姜嫄祀郊禖而生后稷故名姜嫄廟為禖宮曹氏曰姜嫄無所配以為生民之功本自姜嫄不可廢

祀乃特立廟祀之故周官大司樂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而於先祖之上尊之也呂氏曰閟宮魯廟非姜嫄廟也言赫〻姜嫄者推本周家之所由生耳○

后稷之孫實維大音泰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屆于牧之野叶上與反無貳無虞上帝臨女音汝敦都回反商之旅克咸厥功叶居古反王曰叔父扶雨反建爾元子叶子古反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為周室輔扶雨反○翦也翦斷也大王自豳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往之於是而王迹始著蓋有翦商之漸矣屆極也猶言窮極也虞慮也無貳無虞上帝臨女猶大明云上帝臨女毋貳爾心也敦治之也咸同也言輔佐之臣同有其功而周公亦与焉也王成[illegible]閟大王也叔父周公也元子魯公伯禽也啓開宇居也王閟

商有此事否曰不可考但據詩云實始翦商左傳云大伯不從是以不祀要之周自日前積累以來其勢日以大又當商家無道之時天下趨周其勢自尔至于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孔子乃称其至德若非文王亦須取了孔子稱至德只二人皆可為而不為者也周子曰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周家基業日大其勢已重民又日趨之其勢愈重此重則彼自輕勢也

問文王受命是如何曰只是天命歸之耳　太王蓋諸侯之能興邦者本不必云翦王迹也武王既有天下推其積盛之由故曰翦王迹乃謂實始翦商者殆因翦王迹之語言之過耳聖人於武成猶有所不取者其於頌詩以一言之過而刪之乎○愚按嚴氏引先生初說云蓋有翦商
饒氏○之說失於不詳太王有翦商之心也

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叶奬里反龍旂承祀。叶養里反六轡耳耳。春秋匪解。音懈叶訖力反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虛宜虛何二反是饗是宜。牛奇牛何二反降福既多。章移當何二反周公皇祖。亦其福女。音汝

○賦也附庸猶屬城也小國不能自達於天子而附於大國也上章既告周公以封伯禽之意此乃言其命魯公而封之也莊公之子其一閔公其一僖公知此是僖公者閔公在位不久未有可頌此必是僖公也耳耳柔從也春秋猶言四時也忒過差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功於王室故命魯公以夏正孟春郊祀上帝配以后稷牲用騂牡皇祖謂群公此章以後皆言僖公致敬郊廟而神降之福國人稱願之如此也

王氏曰孟子曰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而周

官以為諸侯之城方四百里者益特言其国也則兪於百里并附庸言之則為方四百里也李氏曰顓叟魯之附庸也春秋之附有邾国亦魯之附庸也曹氏曰司常言日月為常帝王建之交龍為旂諸侯建之僖公雖僭郊天之礼而猶以龍旂承祀不敢全僭天子也明堂位乃曰魯君孟春乗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則又過矣鄭氏曰四馬故有六轡作帝天也魯郊天配之以君祖后稷其牲用赤牛純色与天子同

○秋而載嘗夏而楅衡叶户郎反白牡騂剛犧尊將將七羊反毛炰薄交反胾側吏反羹叶盧當反籩豆大房此下當脫一句如鐘鼓喤喤之類萬舞洋洋孝孫有慶叶祛羊反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賦也嘗秋祭名楅衡施於牛角所以止觝觸也周礼封人云凡祭飾其牛牲設其楅衡是也秋將嘗而夏楅衡其牛言夙戒也白牡周公之牲也騂剛魯公之牲也白牡殷牲也周公有王礼故不敢與文武同魯公則無所嫌故用騂剛犧尊畫牛於尊腹也或曰尊作牛形鑿其背以受酒也毛炰周礼封人祭祀有毛炰之豚注云爓去其毛而炰之也胾切肉也羹大羹鉶羹也大羹大古之羹湆煑肉汁不和盛之

以登貴其質也鉶羹肉汁之有菜和者也盛之鉶器故曰鉶羹大房半體之俎足下有跗如堂房也萬舞名震騰驚動也三壽未詳○鄭氏曰三卿也或曰願 孔氏曰說文剛特白牡謂白公壽如岡如陵等而為三也 特騂謂赤特大房明堂位周人房俎注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堂房知半體者禘郊有全烝宗廟有殽烝全烝全載牲體殽烝體解折節則殽烝半體可知曹氏曰臧好德也不虧如日常盈不崩如山常固不震如地常靜不騰如水常平自俾爾熾而昌以下皆嘏辭王氏曰三壽作朋壽考之三與為朋也○

公車千乘(繩諸反叶神陵反)朱英綠縢(徒登反)二矛重(直龍反)弓(叶姑弘反)公徒三萬貝胄朱綅(息廉反叶息稜反)烝徒增增(叶)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叶方未反)黃髮台背(叶蒲寐反)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叶特計反)俾爾耆而艾(五蓋反叶五計反)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叶暇憩反)○賦也千乘大國之賦也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左持弓右持矛中人御步卒七十二人將重車者二十五人千乘之地則三百十六里有奇也朱英所以飾矛綠縢所以約弓也二矛夷矛酋矛也重弓

弓備折壞也徒步卒也三萬舉成數也車千乘法當用十萬人
而爲步卒者七萬二千人然大國之賦適滿千乘苟盡用之是
舉國而行也故其用之大國三軍而已三軍爲車三百七十五
乘三萬七千五百人其爲步卒不過二萬七千人舉其中而以
成數言故曰三萬也貝胄貝飾胄也朱綅所以綴也增增衆也
戎西戎狄北狄膺當也荊楚之别号舒與国也懲艾承禦也
僖公嘗從齊桓公伐楚故以此美之而祝其昌大壽考也壽胥
與試之義未詳王氏曰壽考者相與爲公用也蘇氏曰願其壽
而相與試其才孔氏曰按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
力以爲用也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
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則千乘之地方二百一十六里有奇以
孟子所言周公封魯地方百里則无縁有千乘也若以非當位
所言封周公於魯也方七百里則又不當有千乘司馬法之
之言既不合孟子又不合禮記不足信也包氏注論語以爲古
者井田方里爲井一井爲乘百里之国通有千乘也則魯地百
里當有千乘矣合從包氏說者朱英縁纏而朱染之以爲矛之
英飾弓束以綠縢謂約之以繩幷訓縢爲繩貝水蟲用有文
幛胄謂與縢以貝爲飾飾文綅綫朱綅赤綫以連綴夫甲鄭氏
曰胥壽秀眉
亦言壽徵
○泰山巖巖叶魚欽反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
荒大東至于海邦叶卜工反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

功賦也泰山魯之望也詹與瞻同龜蒙二山名荒奄也大東極東也海邦近海之國也【纂疏】孔氏曰巖〻高也泰山在齊魯之界李氏曰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徐州之地泰山乃其境焉禮器曰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是齊亦祭太山也鄭氏曰魯祭泰山晉祭河則齊亦祭泰山也泰山巖大故齊魯之境皆得以祭之孔氏曰春秋定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謂龜山之北田也論語說顓臾云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謂顓臾主蒙山也魯之境內有此二山故言詹也曹氏曰龜則魯之龜山蒙則魯之東蒙山○保有鳧繹叶弋灼反遂荒徐宅叶達各反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叶莫博反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賦也鳧繹二山名宅居也謂徐國也諾應辭若順也○泰山龜蒙鳧繹魯之所有其餘則國之東南勢相聯屬可以服從之國也【纂疏】李氏曰禹貢徐州嶧陽孤桐此繹即嶧陽也曹氏曰禹貢徐州之地而魯宅之故曰徐宅王氏曰言魯侯之治東及于海邦南及于蠻夷○天錫公純嘏叶果五反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叶滿委反宜大夫庶士叶鉏里反邦國是有叶羽已反既多受祉黃髮

兒齒（齯也。常或作嘗，在薛之旁。許，許田也，魯朝宿之邑也。皆魯之故地，見侵於諸侯而未復者，故魯人以是願僖公也。令妻，令善之妻；壽母，壽考之母。成風也。閔公八歲被弒，必是未娶，其母叔姜亦應未老。此言令妻壽母，又可見公為）僖公无疑也。有常有也。兒齒毛氏曰：常、許，魯南鄙西鄙。曹齒落更生細者，亦壽徵也。氏曰：漢地理志魯有薛縣。而齊孟嘗君食邑於薛，則嘗先當屬魯。孔氏曰：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杜預注：成王營王城，有遷都之志，故賜周公許田，以為魯國朝宿之地。其地近鄭，故鄭易之也。鄭氏曰：燕飲也。○**徂來之松，新甫之柏**（叶逋莫反）。**是斷**（音短）**是度**（待洛反），**是尋是尺**（叶尺約反）。**松桷**（音角）**有舄**（叶七約反），**路寢孔碩**（叶常約反），**新廟奕奕**（叶弋灼反）。**奚斯所作，孔曼**（音萬）**且碩**，（同上）**萬民是若。**

（賦也。徂來、新甫，二山名。八尺曰尋。舄，大貌。路寢，正寢也。新廟，僖公所脩之廟。奚斯，公子魚也。作）者，教護屬功課章程也。曼，長；碩，孔氏曰：斷，斲之；度，量之。桷，大也。萬民是若，順萬民之望也。榱椽之別名。曹氏曰：斲方曰桷。毛氏曰：新廟，閔公廟。愚竊謂閟宮是依倣殷武而作。殷鄭氏曰：修舊曰新。新姜嫄廟。○武首言高宗伐荊楚，次言侯國服從，方及於壽考且寧，遂結之以作寢廟。朱子釋廟中之寢所以安高宗之神，得之矣。閟宮則首原僖公家世，次及承祭祀，據吏

秋復境土極頌其壽考亦摭拾以新廟之作萬民皆且順之僖公存殁之事備矣與殷武如出一手特殷武簡而嚴閟宮張而夸耳朱子於殷武之末謂與閟宮卒章文意略同未詳何謂使經援此釋閟宮而以新廟為僖公廟豈不一洗毛鄭之舊哉或曰先儒於此詩服淮夷蠻貊等事春秋所不載皆不無疑故黄氏以為未然之祈望朱子以為頌禱之辭故不指為僖公廟也愚曰詩辭莫我敢承莫不率從莫敢不諾而曰魯侯之功魯侯是若此皆鋪述已然之辭而非願其如是之辭也況證以孔氏之辯須作於僖公薨後公亡矣人情跡愛之何所施其祈禱乎故私切謂春秋經也魯頌亦經也僖公事雖不見於春秋而實詠於魯頌以魯頌所有補春秋所闕則是以夫子刪定之經補夫子筆削之經同出於一聖人之手初何不可何獨信春秋而疑魯頌乎

閟宮九章五章章十七句內第四章脫一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舊說八章二章章十七句一章十二句一章二十八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多寡不均辨闕無疑蓋不知第四章有脫句而然今正其誤

魯頌四篇二十四章二百四十三句

商頌四之五

契爲舜司徒而封於商傳十四世而湯有天下其後三宗迭興及紂無道爲武王所滅封其庶兄微子啓於宋脩其禮樂以奉商後其地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盟豬之野其後政衰商之禮樂日以放失七世至戴公時大夫正考甫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編詩而又亡其七篇然其存者亦多闕文疑義今不敢強通也商都亳宋都商丘皆在今應天府亳州界

附錄 伯豐問商頌恐是宋作曰宋襄一伐楚而已其事可考安有莫敢不來享等事又問恐是宋人作之追述往事以祀其先代若是商時所作商尚質未應商頌反多於周頌曰商頌雖多如周頌覺得文勢自別周頌雖簡文自平易商頌之辭自是奧古非宋人所可作當

纂疏 黄氏曰契封商今上雒商是也漢屬弘農郡至湯凡八迁始居亳任後徙居亳從先王居帝嚳舊都也湯十九世至盤庚其間又五迁始居河北後迁同冊後居亳殷地即湯故都後世或稱商或稱殷或兼稱殷商先儒謂商有三亳二在梁國一在河洛之間故穀熟爲南亳湯所都也蒙爲北亳亦曰景亳湯所受命也偃師爲西亳所謂河洛之間盤庚所迁也按九域志南京有亳城古景亳也本帝嚳之墟湯從都之有高辛城有帝嚳高辛氏廟有湯廟有伊尹墓南京去亳三十里則此亳其景歟

猗於宜反與音余那與置我鞉音桃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

圖也猗歎辭那多置陳也簡二和大也衎樂也烈祖湯也記曰
商人尚声臭味未成滌濯其声樂三闋然後出迎牲即此是也
猗歟以此為祀成湯之樂也 歐陽氏曰書曰下管鞉鼓蓋自虞夏以來禮物當用者 湯孫奏假
音格 綏我思成鞉鼓淵淵 叶於中反 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
我磬聲於 音烏 赫湯孫 叶思倫反 穆穆厥聲 湯孫主祀之時王也假與格同言奏
樂以假于祖考也綏安也思成未詳鄭氏曰安我以所思而成
之人謂神明來格也禮記曰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
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祭之日入
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声出戶
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声此之謂思成蘇氏曰其所見
聞本非有也生於思耳此二說近是蓋齊而思之祭而如有見
聞則成此人矣鄭注頗有勝說今正之淵二深遠也嘒二
清亮也磬玉磬也堂上升歌之樂非石磬也穆二美也
歐陽氏曰自太甲至紂皆可為湯孫不知所斥者何王耳於赫
湯孫猶謂於赫湯之孫也不難自稱盛美之孫以矜其先祖孔
氏曰益稷曰戛擊鳴球謂玉磬也張氏曰玉磬聲之最和平者
可以養心其聲一定始終如一無隆殺也鄭氏曰堂下諸縣与
諸管声皆和平不相奪倫又与玉磬声相依亦謂和平也王氏
曰依我磬声言与堂上之樂諧也曹氏曰或大或細皆和而相

顯平而不踰

庸鼓有斁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庸鏞

徧斁斁然盛也奕奕然有次序也蓋上文言鞉鼓管籥作於堂下其声依堂上之玉磬無相奪倫者至於此則九獻之後鍾鼓交作萬舞陳於庭而祀事畢矣嘉客先代之後來助祭者也夷悅也亦不夷懌乎言皆悅懌也毛氏曰大鍾曰庸濮氏曰周公制礼作樂於致太平之日執籥秉翟者文舞也朱干玉戚者武舞也萬舞乃二舞之總名也故邶風有公庭萬舞魯頌有萬舞洋洋春秋楚子元有振萬焉時王樂也諸侯卿大夫士所得同用之特自八以下佾數有差等耳今言萬舞有奕正謂文武迭用而有序豈天下未為周而是舞之名已見於前代乎東萊呂氏曰有奕萬舞之繹非衆大也

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恪敬也言恭敬之道古人所行不可忘也

閭馬氏曰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

顧予烝嘗湯孫之將將奉也言湯其尚顧我烝嘗哉此湯孫之所奉者致其丁寧之意庶幾其顧之也孔氏曰烝嘗時祭王制秋嘗冬烝

那一章二十二句

閭馬氏曰正考父校商之名頌以那為首其輯之乱曰云云即此詩也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侯五反申錫無疆及爾斯所賦也烈祖

湯也秩說申陳也嘏保祭之君蓋自歌者指之也斯所謂言此
然也○此亦祀成湯之樂言嗟嗟烈祖有秩秩之無窮之福可以
申錫於无疆是以及於爾今王嚴氏曰輔廣云言烈祖而
之所而脩其祭祀如下所云也云嗟嗟以簡朴故也若周
頌則言於穆於皇於於文矣○愚按此篇朱子於序謂詳此詩
未見其為祀中宗而末言湯孫則亦祭成湯之詩明故釋爾所
本歐陽氏以為主祭之時君自歌者指之而鄭箋以為爾指中
宗言以湯之業能與之不之從也然以愚觀之既以爾為歌者
之所指則下文賚我思成綏我眉壽我受命溥將之我字不應
亦歌者之自稱為我也豈此詩不但祭中宗乃自祭湯而及中
宗則爾仍是指中宗而下文之我乃主祭之時王所自
稱之我而末云湯孫之將亦不害其為宰湯以敬之也

既載清酤叶侯古反賚我思成叶音常亦有和羹叶音郎既戒既平叶音旁鬷中庸作奏今從之假音格無言叶音昂時靡有爭叶音章綏我眉壽黃耇無疆

酤酒也賚與也思成義見上篇和羹味之調節也戒夙戒也平猶和也儀禮於祭祀燕享之始每言羹定蓋以羹熟為節然後行禮定即戒平之謂也鬷中庸作奏正與上篇義同蓋古聲奏族相近族聲轉平而為鬷耳無言無爭肅敬而齊一也言其載清酤而既與我以思成矣及進和羹而肅敬之至則又安我以眉壽黃耇之福也

【□】曹氏曰載則載之於尊清酒也祭祀之酒冬釀夏成是其久者謂一宿酒也我求所謂無酒酤我是也既薦久酒又薦新酒備物行禮也鄭氏曰和羹者五味調腥熟得節

約軝（祈支反）錯衡（叶户郎反）八鸞鶬鶬（七羊反）以假（音格）以享（叶虛良反）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音格）來饗（叶虛良反）降福無疆（約軝錯衡八鸞見采芑篇鶬見載見）

箋言助祭之諸侯乘是車以假以享于祖宗之廟也溥廣將大也穰穰多也言我受命既廣大而天降以豐年黍稷之多使得以祭也假之而祖考來假享之而祖考來饗則降福無疆矣【□】東萊呂氏曰豐年穰穰言將和歲豐祭祀得成所謂可以備物者得其一說也歐陽氏曰上云以享者謂諸侯來助致享於神也下云來饗者謂神來至而歆饗也○愚謂以假來假其義亦如此

顧予烝嘗湯孫之將（說見前篇）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 賦也玄鳥鳦也春分玄鳥降高辛氏之妃有娀氏女簡狄祈于郊禖鳦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其後世遂

為有商氏以有天下事見史記宅居也殷地名芒芒大貌古猶昔也帝上帝也武湯以其有武德號之也正治也域封境也○此亦祫祀宗廟之樂而追敘商今汝宅以及其有天下之命也曹氏曰惟我商王布昭聖武長發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湯卜乃比武自號曰武王故此稱為武湯也歐陽氏曰正域彼四方謂湯始受命以正四方之疆域嚴氏曰蓋以四方為界圍天下一總也

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叶羽己反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叶養里反在武丁孫子叶獎里反○方命猶行四方諸侯无不受命也九有九州也武丁高宗也言商之先后受天命不危殆故今武丁孫子猶賴其福嚴氏曰湯承帝命乃隨其方以施命令於諸侯遂奄有九州以所謂域彼四方也以四方為界域則九州在其中矣歐陽氏曰武丁孫子謂武丁之孫子也

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音升龍旂十乘繩證反大糦尺志反是承武王湯號○而其後世亦以自稱也○龍旂諸侯所建交龍之旂也大糦黍稷也來奉祀○言武丁孫子今襲湯號者其武无所不勝於是諸侯无不奉黍稷以來助祭也毛氏曰十乘者二王後八州大國謂八州牧也○一說曹氏曰所謂武王者成湯再言武丁孫子當念其祖也武王靡不勝言湯無敵於天下也鄭氏謂高宗之子孫有武功有王德於天下者也非所以稱繼祚守

冝之君況肇域彼四海殷受命咸冝豈所以稱武丁孫子哉

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叶虎洧反○止居肇開也言王畿之內民之所止不過千里而其封域則極乎四海之廣也

四海來假音格下同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叶牛何反百祿是何荷叶如字○假與格同祁祁衆多貌景員維河之義未詳或曰景山名商所都也見殷武卒章春秋傳亦曰商湯有景亳之命是也員與下篇幅隕義同蓋言周也何大河也言景山四周皆大河也何任也春秋傳作荷一○

說項氏曰景員維河諸家多不通按毛氏諸詩註文景訓大也景山景福之類是也員訓益此員于丕福是也又按陸氏釋文河字本作何若依本訓則止是大益維何如其穀維何其體斑何之類而已不以多識也殷之大益維何問辭也殷受命成宜百祿是荷荅辭也○愚按此篇最氏釋商之先后以下本言天之大益殺者如此○註謂先后成湯比成湯所受天命其後中微所以不至危殆者在武丁善為人孫子有武武之王讀無不勝任故諸侯服從二王後八州牧皆來助祭邦畿千里維民所止民志定矣肇域彼四海者殷道衰四夷來侵至高宗然後始復以四海為境況域也如殷頌則武湯與先后皆指成湯武丁與武王皆指高宗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者成湯受命之初革此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者高宗中興成湯所受之命不

至成湯發也然後結以累葉所鬱積其受命咸宜而曰武以成湯高宗旅言矣嚴氏又曰成以武丁孫子為武丁之孫子然乎孫祀其先王而今言尸之武德義為未安況武丁之後無顯王乎過因是又思曹氏以武王為湯而言武丁之孫子常念其祖恐亦未穩蓋此詩乃頌以武湯高宗之樂歌非必主祭時王之詩也但武王只合稱湯而以稱高宗然高宗既稱武丁亦可以稱武王矣故詳論之以備一說云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絕句楚辭天問禹降省下土方文意用此讀外大國是疆幅隕音員既長有娀息反方將帝立子生商賦也濬深哲知長久也方以力也外大國遠諸侯也幅猶言邊幅也隕讀作員謂周也有娀契之母家也將大也言商世世有濬哲之君其受命之祥發見也久矣方禹治洪水以外大國為中國之境而幅隕廣大之時有娀氏始大故帝立其女之子而造商室也蓋契於是時始為舜司徒掌布五教于四方而商之受命實基於此李氏曰濬哲商書濬哲文明溫[illegible]代曰其直方言之曰幅自其周圍言之曰隕徐尚書一代之號生商謂生契也契封商而商因

以興是生契所以生商也孔氏曰有娀契母之姓婦人以姓為字○玄王桓撥叶必烈反受小國是達叶他悅反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叶方月反相息亮反土烈烈海外有截賦也玄王契也玄者深微之稱或曰以玄鳥降而生也王者追尊之號桓武撥治達通也受小國大國無所不達言其无所不宜也率循履禮越過發應也言契能循禮不過越遂視其民則既發以應之矣相土契之孫也截整齊也至是而商益大四方諸侯歸之截然整齊矣其後湯以七十里起豈嘗中衰也與孔氏曰國語玄王勤商十四世而興玄王為契明矣又云昔我先王后稷我先王不窋韋昭注商頌亦以契為玄王是其為王之祖故呼王非號王也王氏曰達隨所受大小能達其道也孔氏曰契子昭明昭明子相土鄭氏曰相土夏川入為王官之伯出長諸侯其威武之盛烈烈然四海之外率服截爾整齊孔氏曰王肅云相土在夏為司馬之職掌征伐也與鄭異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音格遲遲上帝是祇帝命式于九圍賦也湯齊之義未詳蘇氏曰至湯而王業成與天命會也躋升也遲遲久也祇敬式法也九圍九州也○商之先祖既有明德天命未嘗去之以至於湯湯之生也應期而

降適當其時其聖敬又日躋升以至昭假于天久嚴氏曰
而不息惟上帝是敬故帝命之使為法於九州也商自契
以來天命所向至湯而後與天齊謂王業至此成天命至此集
天人適相待合也。一說李氏曰湯之躋已則敬而不遲至於
假天則遲遲以此見湯惟汲汲
孫在我未嘗汲汲於求天也○受小球音求大球為下國
綴張衛反旒音流何音賀天之休不競不絿音求不剛不柔敷
政優優百祿是遒子由反○球也小球大球之義未詳或曰小國大國所贄之玉也鄭氏曰小球
鎮圭尺有二寸大球大圭三尺也皆天子之所執也下國諸侯
也綴猶結也旒旗之垂者也言為天子而為諸侯所係屬如旗
之綴為旒也綴者也何荷鏡琉曹氏曰下謀曰芴天子以
緣綴也優優寬裕之意遒聚也球玉美玉也與臨曰王將
人執鎮圭比鈞圭尺二寸以四鎮之山為瑑飾所
以納安四方大圭三尺杼上終葵首明無所屈也○受小
共音恭叶居勇反大共為下國駿音峻厖莫邦反叶莫孔反何天之龍
叶丑勇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叶德總反不戁奴版反不竦小勇反
百祿是總子孔反○龍也小共大共駿厖之義未詳或曰小國大國所共之貢也鄭氏曰共執也猶小球大球

也鄭氏曰共執通合共之玉也鄭氏曰駿大也厖厚也董氏曰鄭詩作駿駹謂馬也龍寵也數奏其勇猶言大進其武功也戁竦

儒嚴氏曰陳進其勇不震驚不撓動不戁恐不竦○駡按也健撥然以天下自任此百祿所以總而歸之也好齊

詩作駿驟是論其有力熏能負重致遂之意言下國皆於我乎負戴也○**武王載旆有虔秉鉞**音越**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漢書作遏何葛反叶何竭反**苞有三蘖**五葛反叶五竭反**莫遂莫達**叶他悅反**九有有截韋顧既伐**叶房越反**昆吾夏桀**[illegible]也武王湯也虔敬也言湯行天討也曷遏通或曰曷爲誰何也苞本也蘖旁生萌蘖之際也言一本生三蘖也本則夏桀蘖則韋也顧也昆吾也皆桀之黨也鄭氏曰韋彭姓顧昆吾己姓○言湯既受命載旆秉鉞以征不義桀與三蘖皆不能遂其惡而天下截然歸商矣初伐韋次伐顧次伐昆吾乃伐夏桀當時用師之序如此曹氏曰湯以武定亂故自號武王毛氏曰旆旗鄭氏曰先克韋顧昆吾夏桀同時誅孔氏曰鄭語云祝融後八姓己姓昆吾蘇溫彭姓豕韋商滅之昭十八年左傳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萇弘曰是昆吾稔之日也言昆吾以乙卯日亡與桀同日誅除也故檀弓甞云桀以乙卯日亡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叶獎禮反**降予卿**

士（鉏里反） 實維阿衡（叶戶郎反） 實左（音佐）右（叶音以）商王（叶）

賦也。葉，世。震，懼。業，危也。承上文而言昔在，則前乎此矣，豈謂湯之前世中衰時與。允，信也。天子指湯也。降言天賜之也。卿士則伊尹也。言至於湯得伊尹而有天下也。阿衡，伊尹官號也。

疏 孔氏曰：言卿士若三公兼卿上也。阿，依；衡，平。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為官名。劉氏曰：禘于太廟則功臣與祭，故言伊尹。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六句。

序以此為大禘之詩，蓋祭其祖之所出，而以其祖配也。蘇氏曰：大禘之祭，所及者遠，故其詩歷言商之先後，又及其卿士伊尹，蓋與祭於禘者也。商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禮也，豈其起於商之世歟？今按大禘不及群廟之主，此宜為祫祭之詩，然經無明文，不可考也。

疏 濮氏曰：序以為大禘，則禘不及群廟之主無國而言相土。若以為祫祭，則羣廟之主在焉，而但言湯事特詳，末乃及伊尹相湯之意，其為祀湯之廟而以阿衡配食之樂歌歟。

撻（他達反）彼殷武，奮伐荊楚。罙（面規反）入其阻，裒（蒲侯反）荊

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象呂反。○賦也。撻疾貌。殷武殷王之武也。罙冒也。裒聚也。湯孫謂高宗。○舊說以為祀高宗之樂。蓋自盤庚沒而殷道衰，楚人叛之。高宗撻然用武以伐其國，入其險阻，以致其眾，盡平其地，使截然齊一，皆高宗之功也。易曰曹氏曰楚蓋荊州之楚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蓋謂此歟地故或謂之荊楚猶陋稱殷商也。孔氏曰：周有天下，始封熊繹為楚子。於武丁之世，不知楚者何人。李氏曰：楚在商周時為夷狄之國，世亂則先叛，治則後服。商室中微，往往為患，高宗所以討之。濮氏曰：荊楚所荊蠻，謂荊州之夷曰楚。春秋初但書荊，僖公元年始改書楚。毛氏曰：罙，深。曹氏曰：王師所在，截然無敢犯之者，猶常武所謂截彼淮浦，王師之所也。○維女音汝荊楚居

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都啼反羌莫敢不來享叶虛良反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賦也。氐羌，夷狄國，在西方。享，獻也。世見曰王。○[illegible]氏曰既[illegible]之[illegible]告之曰：爾雖遠，亦居吾國之南耳。昔成湯之世，雖氐羌之遠，猶莫敢不來朝，曰此商之常禮也。況汝荊楚，曷敢不至哉。曹氏曰：商居河洛之間，則荊楚在國南鄉。孔氏曰：氐羌遠夷，一世而一見於王。秋官大行人云：九州外謂之蕃國，世一見，父死子繼及嗣王即位，乃來朝，謂之世見也。首章言伐楚之功，二章言責楚之義。○天命多辟音璧設

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音革反稼穡匪解音懈

叶許力反○國也文晦諸侯也來辟來王也適過也言大命

諸侯各從都邑于禹所治之地而以歲事來注于朝以祈王

之不謹曰我之稼穡不敢解也然可以歲事須中有了待句句

免谷侯言削楚之平而諸侯畏服能又頌如此武上頌

無閒不足韻到稼穡匪懈自大了一句前贊○一說項

分章全覽不得其細讀方知是矣了一句贊孫氏曰湯詩

曰疾威上帝其命多辟殷武曰天命多辟說若以湯為王政之

辟以殺武為衆國君以承本義辟背也譴也天命多辟猶之

天命難謀皆古之常語也湯言天有禍疾威怒之可畏其命多日

皆是常以信故下文云民生其命匪諶也殷民亡章所言曰

商是常以美其祖宗之功以常保故復言天命之多辟今商之孫

子維有湯之比也亦不敢以常保故以歲事來享於先君而異

神言之以免於比則不敢得奉其稼以為樂盛而不敢解也

成事則祝祠之於禍謫則長得奉其稼穡以為粢盛之春秋匪解也

下文天命有賢不敢怠遑意亦同此夜詩言民之多辟亦言民也

之向指先常人君不可自以私意作法當以天道臨之則所懲

堯之懸如珪璋之信如符取之易而不服行

附益也在民沒治之說斷章取義與此不同○天命降監下懶

叶監下民有嚴叶五剛反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叶越

遑封建厥福叶筆力反○監也監視嚴威也僭賞之差也濫刑之過也遑暇封大也○言天命降監下民亦有嚴矣惟賞不僭刑不濫而不敢怠遑則天命之以天下而大建其福此高宗所以受命而中興也

〔賦〕○一說蘇氏曰天命之命于下國而封建其所當福者○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叶桑經反

○賦也商邑王都也翼翼整敕貌極表也赫赫顯盛也濯濯光明也言高宗中興之盛如此壽考且寧云者蓋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我後生謂後嗣子孫也

〔賦〕孔氏曰靈威靈李氏曰書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非壽考且寧而何○陟彼景山松柏丸丸叶胡員反是斷是遷方斲是虔叶音角松桷有梴丑連反旅楹有閑叶胡田反寢成孔安叶於連反

○賦也景山山名商所都也丸丸直也遷徙也方正也虔截也梴長貌旅眾也閑閑然而大也寢廟中之寢也安所以安高宗之神也此蓋特為百世不遷之廟不在三昭三穆之數既成始祔而祭之之詩也然此章與閟宮之卒章文意略同未詳何謂

〔賦〕錢氏曰方正直也山林氏曰視其大小而選材取松柏之易直者斷之遷之以斲

是取方正而斲削之其方之斲必敬而不敢慢也以松爲椽桷有梴然而長者以松柏爲衆楹有閑然而大者爾雅桷謂之榱楹謂之梲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章五句

附錄 濮氏曰詳觀頌之義頌孔疏已言之而商頌後五篇但称述前王功德殊不及告祭之意亦自與前一篇異耳疊章非周頌也而其鋪叙事實全類大雅詩每疊而疑焉因志于此

商頌五篇十六章一百五十四句

詩卷第二十